



# 英雄走國記

四集目錄

- |      |          |          |
|------|----------|----------|
| 第一回  | 思告密巧逢李志  | 希干進一謁王門  |
| 第二回  | 候通謁痴人作春夢 | 六酒坊衛士戲嬌娘 |
| 第三回  | 五柳居暗覘狂士風 | 香衾夢預定美人計 |
| 第四回  | 柳困花憐偏邂逅  | 雲情雨意兩縹糊  |
| 第五回  | 一曲琵琶媚狂客  | 午夜巡騎鬧僂僂  |
| 第六回  | 郝毛兒叉魚奉母  | 石老黑逞醉調妻  |
| 第七回  | 摸魚兒大鬧紅蓼灣 | 醉落魄巧遇秦家叟 |
| 第八回  | 好機緣傭工豫王府 | 賺杯酒絕倒郝毛兒 |
| 第九回  | 逗閒情笑話談秘戲 | 尋策士午夜走名王 |
| 第十回  | 聞偵報豫王候疲張 | 策太湖智士料鄧俠 |
| 第十一回 | 索刺客掌中畫策  | 攀勢要裙帶得官  |
| 第十二回 | 逞女謁官銜加營務 | 鬧魚稅貪吏擺堂威 |

第十三回

鄧伯通遊戲試官刑

朱廳官張皇驚手諭

第十四回

宣王諭朱異約同僚

入太湖羣英歎國難

第十五回

鄧伯通複壁藏賓

普陀山觀音顯異

第十六回

作福緣重修大雄剎

鬧渡口氣折宜興幫

第十七回

皈空門英雄銷壯志

禦倭寇法善起僧兵

第十八回

霹靂鎗血濺冰雪地

廣濟僧搶艷金華城

第十九回

角武功雙坐蒲團

動暎相橫飛白刃

第二十回

因感觸高衲徙經壇

困齋戒老饕思肉食

第二十一回

不諱風懷公言牀第

欲動食指先觀朶頤

第二十二回

搶狗肉一味無賴

穿鐵甲八面威風

第二十三回

邵巡檢演述青龍黨

衆官船迷路石關口

第二十四回

穿石闕漁婆嘲朱異

竊寶劍公子戲湯淵

第二十五回

步金蓮茅元奪氣

鬧漁船大漢宣威

逸民  
俠隱  
英雄走國記 四集上

玉田趙煥亭著

第一回 思告密巧逢李志 希干進一謁王門

且說耶湛見月仙叫自己去尋疲張。商量告密。不由握手道。唔唔。快算了吧。這個窮厭物。方才被我冷淡得不來例。又去招惹他作甚。你想他在豫王府中。只備食客之數。這等大事。他如何向豫王說得上話去。告密這事。且待我訪察確實。再作理會吧。月仙見他如此說。只好由他。但是過得數日。耶湛旅況越法困乏。一日。耶湛從一個朋友處。閒談一回。方悶悶的辭出。只見一人。躍馬如龍。後隨後四騎。上面都是窄衣箭袖。官帽革靴。脇下佩刀。雄赳赳的衛士。一團風似的擁過來。那人服飾輝煌。顧盼飛揚。昂昂然徐驅而過。馬塵起處。慌得街衆們。避道不迭。耶湛一瞧。不由詫異得舌橋不下。原來那人。非別個。却是疲張。與往月的氣象。真是大不相同了。當時耶湛。詫異之下。因向那朋友道。你瞧這人。不就是疲張麼。他在王府。向不得意。不過混飯吃的勾當。怎忽的這麼榮耀呢。友人驚道。你在南京謀事體。難得就不曉得疲張一

步登天麼。你真是隔門縫瞅人。把人都瞧扁咧。人家這會子。在豫王跟前。真是大紅大紫。言聽計從。業已作了第一位大謀士。刻下鑽他門路的人。簡直的擠掉門框。你以爲還是從先的疲張麼。可笑他雖然榮耀。落拓性兒。還是如故。離豫王府不遠。有片寬敞所在。樹木蕭疎。有池有圃。頗具閒曠野趣。人家映帶。便如村落一般。其中有一個松棚草房的小酒肆兒。名爲五柳居。每當日西時光。疲張必獨自到那裏。沾飲幾杯。候望他的人。在他寓處。只管成疙疸。他理也不理。有一日。豫王有要緊事。要合他商議。那時。已有初更天氣。王府人們。燈籠火把的。尋到那裏。只見疲張。正頭枕着店婆的膝蓋兒。醉臥在酒甕之旁。見了王府人們。便喃喃亂罵。却被王府人們。抬猪子似的。抬入王府。你說他多麼可笑哇。於是將疲張先識破劉靜的機關。並豫王被刺事。作後。疲張便大爲豫王寵用的情形。一說。郎湛聽罷。這才恍然。疲張遽貴之故。當時。別過那友人。一路價低頭怙悞。真是又喜又憂。喜的是疲張得勢。他若肯援手。照應自己。便不愁功名。憂的是自己。一向冷待於他。如今雲泥勢隔。他若回敬個冷淡面孔。却亦在情理之中。想至此。只燥得抓耳撓腮。深悔不聽月仙的話。以致冷待了。

疲張。只好且就月仙商議。再作道理。逡巡間。越想越悶。納着頭兒。方暫經一處客店門首。恰巧有個店夥。慌張張端了一盆面水。向外一潑。撲唧聲。却濺了郎湛一鞋子。水。郎湛正沒好氣。便駐足罵道。混賬東西。難道你沒長眼睛。說着一勒瘦臂。揆開五指。正要向店夥劈面擲去。不想腳下一滑。吭哧栽到。招得店人們正在哈哈一笑。便見由門房內。跑出一個麻面微鬚的男子。一面吆喝那店夥。一面望望郎湛。便驚笑道。郎老爺麼。少會少會。俺這個夥計。誤污尊履。您且恕過他吧。說着。上前扶起郎湛。郎湛一瞧那人。即便一笑。霽威。因道。李大哥。生意好哇。你幾時又搬到這裏。那人道。見笑得很。俺的生意。早收拾咧。俺因偶入城來。給朋友幫個忙兒。說着。將郎湛讓入門房。原來這人叫李志。便是想捉六公子。被六公子等縛起的那男子。李志先在城開店爲業。當郎湛初到南京時。曾住過他的店。所以兩人相識。當時李志。讓郎湛落坐。一面命店夥。端上茶點。一面彼此的寒溫數語。恰值郎湛也正飢渴。李志見他吃的起勁。便連連布過糕點。却笑道。光陰真快。俺記得你初到南京時。面龐兒。似乎比這時發福。如今倒似瘦了些。（閒閒引起。綽如情致。）郎湛道。正是哩。皆因俺所謀事。

體東撞東不成。西碰西不就。心頭悶悶。不覺得便瘦了。李志道。此話不錯。人是心廣。便體胖的。俺想。那爺。憑你這副才情兒。到此這些時。早就該得意咧。不想還是沒個着落。可見南京城。雖遍地是錢。但是想抓住。也不容易。那湛歎道。告訴你不得。憑俺才情。真不愁沒事幹。只是機會不至。却沒法兒。李志忽笑道。你這話。却不對。如今機會倒有一個。皆因俺自知沒有發財的命。又沒門路。所以俺一向拋在腦後。不曾向人提起。便是那洞霄觀事發之後。次日大早晨。俺家中小店內。忽來了五個客人。其中還有個媳婦子。正合輯捕告示上所列五人之數。其中有個醜漢。在室中只管亂吵去奔太湖。却被俺竊聽得。俺正合俺老嫗商量着招人捉捕。却被他們曉得咧。那時真險。俺幾乎沒被他們殺掉。虧得其中。那個狠俊偉的少年。只將俺縛了。他們便自去掉。你想這班人。巧咧。就許是大鬧洞霄觀的刺客。既奔太湖。便不愁沒踪影。這件事。若告密官中。不是得官發財的機會麼。那湛聽了。不由猛觸心事。忙細問那醜漢。合俊偉少年的狀貌。不覺樂的只管跌脚道。李兄。這真是天大機會。那醜漢叫魏耕。少年便是名聞四方的祚六公子。都是久經官中名捕的人。俺正懷疑刺客們便

是六公子等。如今照你說來。簡直的千真萬確了。於是也將自己累次所見。向李志一說。李志道。你既曾見他們在太湖中。這不消說。準是奔向鄧伯通那裏去咧。咱們既有心告密。事不宜遲。但是這個干係。也不在小處。你是怎麼辦呢。耶湛沉吟道。你且聽我消息罷。如今王府中。有我個朋友。等我尋見他。再定辦法。官不官的。還在其次。只是這項賞格銀。你我是有指望的了。兩人一時間。說得高興。當由李志作東。置酒歡飲。不提這裏李志。送得耶湛去後。且聽消息。且說月仙。因耶湛謀事無成。旅費日窘。連日價十分悶悶。這日。在寓中。日西時分。倦倦的盹睡初起。緊緊鞋脚。想到門首。望望耶湛。隨手兒。拿起鏡子。照掠亂鬢。只見自己的俏龐兒。竟自清瘦許多。方歎口氣。置鏡於案。回過身來。却被一人劈胸抱牢。嘖的一聲。香了個面孔。月仙一瞧。是耶湛。酒氣醺醺。面有得意之色。因捧脫開。沒好氣道。難爲你只是尋窮開心。成日價只管出去瞎浪張。却也浪張不出所以然來。（謂其謀事不成也）俺叫你尋疲張。商量告密的事。你又怕人家窮氣沾了你。如今咱只這樣混下去。怕不比疲張窮的還狠麼。耶湛聳肩道。你胡吵的是甚麼。人家疲張。却今非昔比了。只怕我這夾尾巴



狗似的樣兒。給他去拾鞋。他還不要哩。於是將所聞見疲張的光景一說。並述出路。遇李志之事。月仙聽了。不由滿面堆笑道。如此却好了。疲張在王府。既得了勢位。又有李志幫你告密。這機會真個是好。說着。忽的一蹙眉兒。咬着牙。一指戳到郎湛額上。道。像你們作官的。這種勢利眼。真恨煞人。閒時不燒香。專講急來抱佛脚。疲張不得意時。不過向咱這裏串門兒。人家又沒摸得你老婆的那個去。便把你厭氣得恨不的一糞叉將人家叉出去。俺那麼勸你。不要耗子似的小眼看人。別冷待他。你那裏肯聽。如今人家抖起翅兒。只須在王爺跟前。一句話。怕不將你舉在雲彩眼內。但是你這會子。現去鑽熱灶。就怕人家。也不待價理你哩。郎湛嘻嘻着嘴道。真個的咧。難道我就這麼走撇扭運麼。我正來合你商量。你却劈頭一槓子。打人高興。真是方才你說的好。只要他在王爺跟前。一句話。俺立刻就跳到雲眼裏。那時節。你又是位簇新新的官太太了。咱如今。雖典當的沒甚麼扎括穿戴。但是你當太太的人。也不可過於刺兒媚似的。只好我沒法。先給你贖票當頭。你再修理修理頭兒脚兒。憑你這小模樣。也將就充得太太了。月仙聽了。不覺滿心窩中。都是舒齊。却一縐臉兒。道。

你也別太高興了。你知人家疲張。理你不理呀。你這會子。也想起合我商量來。你如早聽我的話。早款洽疲張。這會子。你也抖起翅兒。都未可知哩。郎湛道。得咧。你別只管報怨我咧。如今作官的人。大半都靠着太太走門路。然後方能升官發財。揚揚得意。（調讐世人不少。古之所謂如謁。今之所語交際花也。嗚乎世風。）明日俺去見疲張。事兒順適。還倒罷了。不然。你這位太太。端須給我拿主意。當頭陣。才是。月仙笑唾道。你沒的說。不提這裏兩人笑語之下。一宿晚景已過。且說郎湛。次日裏。輿勿勿衣冠整齊。又怙憊一回。見疲張的話。自料這次。事機一順。端的是富貴齊來。出得寓次。不由健步如飛。只覺舉目所見。氣象都異。就如置身一團喜氣之中。方慙入豫王府那條街坊。早見許多進謁的官員們。輿馬雜踏。你來我往。也有笑吟吟的。也有淹答答的。大概是心頭各有所事。郎湛一團高興之下。不由倒替人家慨歎起來。暗想道。官場中。真不容易。饒你生就尖頭快腿長舌頭。又鑽又舐。又出溜。還須朝中有人。纔好作官。像這班搯頭蠓似的人。亂鑽門路。爭似俺老郎。此一去。見着疲張。便登時得意麼。但是俺亂鑽瞎撞的滋味。早已嘗夠。從此以後。俺只有端起架兒。等着人。

家來鑽的了。俗語道得好。多年大道熬成河。多年媳婦熬成婆。俺如今總算是熬出來了。慨歎間。只顧低頭撞去。碰一聲。却合人撞了一下。便有人罵道。你這瞎囚。可要作死。這是甚麼所在。便容你亂撞。耶湛抬頭瞧時。已到東轅門下。正有個長大衛兵。惡狠狠的趕將來。還有個黑面孔的衛兵。拄定標鎗。嗤嗤的笑。當時嚇得耶湛。連忙倒退兩步。一面陪笑道。將爺方便則個。俺是向王府去尋人的。那衛士罵道。像你這種鑿頭鼠腦的樣兒。向王府去尋那個。沒的你是扒兒手。想趁熱鬧弄鬼兒。說着。蒲扇似大手一張。就要去攔耶湛。那黑衛士却笑道。老二呀。你積些陰功。放他去罷。那會子。有兩起子人。揣着大把銀子。向府護衛們跟前贖老婆的。這廝慌張張的跑來。想也是這麼擋子事。本來人家細皮白肉的老婆。被別個撮去。自然是心急如火。你只管拿他打哈哈怎的。說着。向耶湛道。朋友。你只管去。等你贖出老婆來。請俺哥兒倆鬧壺老白乾。來碗羊肉麵。便是你的意思。沒得也不要緊。還有一件。你領了老婆出來。可不要走西轅門。那裏有俺個火伴兒。外號兒叫騾驢屁。他見了女人。就渾身不得勁兒。你若躲過一榔頭。再挨一橫子。真是步步晦氣咧。耶湛聽了。也不曉得他

吵的是甚前。只得過謝一聲。匆匆便走。從府外輿馬堆中。逕到府門前。只見衛兵如林。正有些肥頭大耳的官員們。一個個自持手版。紛紛進謁。有的穿起了缺襟窄袖的旗下裝束。百忙中來幾步碎步輕趨。以示得意。但是遇着滿洲人員昂然走出。大家便唿喇一問。然後又是一陣交頭接耳。這時郎湛更不暇細瞧。好容易擠向門階。向把門的衛士。通過姓名。將自己名刺準備到手下。到號房瞧時。只見裏面人語喧譁十分熱鬧。許多進謁的人。都魚貫價列坐在那裏。也有端然正坐的。也有垂頭閉目的。也有起坐不安。相與道無聊寒暄的。也有仰視屋梁。舒眉展眼。一顆頭亂晃圈兒。彷彿暇逸之至的。那東壁大榻上。榻几旁。却斜倚隱囊。歪坐着一個四十來歲的人。生得一張驢臉。碎白麻子。大鼻頭。高顴骨。蝟毛似的短鬚。禿着頭兒。只穿一件藍緞長袍。脚下拖着挖雲福履。正合着眼睛。似睡不睡。嘴內却卸根金鑲翠嘴的長桿旱烟袋。一頂紅纓官帽。却置在帽架上。几上粉綻描金細磁蓋碗之間。橫七豎八的名刺。就有二十多張。郎湛認得此人。便是王府中專司典謁的門公。人都稱爲阿三爺。正要去遞名刺的當兒。只聽吧噠一聲。那阿三爺將烟袋向身旁小童一丟。

一個阿欠。竟自隱几盹去。這一來。鬧得大家。登時鴉雀無聲。只瞪了彼此相望。郎湛沒奈何。也只得尋個位子。一屁股坐將下去。但聞府門前一陣傳呼。又夾着馬蹄亂響。似乎有人出府。正這當兒。便聞大家噉噉喳喳。相語起來。有的道。呵呀。我的老佛爺桌子。再待一霎兒。俺真有些撐不住咧。俺從天亮。到這會子。連口水都沒喝。有的道。我敢發誓說。我連這次。就來了八踏。挨饑的工夫。總算是鍊出來咧。又有笑的道。咱求事的勾當。先須下忍性工夫。只饑肚皮。算甚鳥事。若遇着寒天臘月。風裏雨裏。白跑腿子。換口冷氣回去。難道還說不算不成。又有歎氣的道。咳。說他怎的。反正咱是該受這份折磨罪罷了。俺但凡有碗粥喝。也不來官場裏混。真是閻王好見。小鬼難纏。說着。向阿三一弩嘴。便有個瘦子。登時變貌變色。向那人一握手兒。却向大家一吐舌兒。然後悄悄的道。別亂別亂。人家貴人盹睡清醒。若被他聽去。那還了得。以後咱就不用踏這門兒。如今俺倒有個計較。只是過後。你們須一五一十的還我。別不認賬。說着。向大家低低數語。郎湛因坐位遠。聽不清楚。但見大家都各含笑點頭。於是那瘦子。先向小童點點頭兒。一面價探手於懷。即便哈着腰兒。輕步趨進。這時。

阿三一支福履挑在脚尖上。那瘦子趨勢抖機伶。方要納履之間。恰好阿三讒語模糊。猛的一伸脚。福履落地。嚇得瘦子兩膊一振。又輕旋邁出的脚。便如戲場上蔣幹盜書一般。招得郎湛正在好笑。便見小童置下那長桿烟袋。方要拾履。早見那瘦子向他一擺手兒。倏的從懷中探出手。郎湛方瞞見個紅紙銀封兒。瘦子的手業已塞入小童懷中。一面附他耳。低低數語。但見那小童回望阿三。嗤的一笑。這一聲。方才打開滿室中沉默之氣。列坐的大家。一面瞧着瘦子。連連點頭。互相耳語。似乎稱讚他辦事得法。一面望着地下那支福履。都現出爭欲獻勤的神色。瞧得郎湛心下恍然。料是瘦子納賂於小童。正暗歎這班人鑽營本領。名在自己以下之間。便見小童向瘦子等。一擠眼兒。大家見了。登時都端然列坐。這裏小童拾起福履。便借納履之勢。輕輕的一按阿三膝蓋。阿三一伸嬾腰。醒轉來。却模糊道。那班膩蟲們。還沒去掉麼。大家聽了。頃刻都挺起腰板。危坐愈恭。卽見小童掩了口息。向阿三噉數語。阿三張目一笑。道。如此倒勞他們久候了。說着跼起。向大家道。聲有勞久候。整整衣襟。一面戴上那頂官帽。一面取起几上一堆名刺。略作擺比。大家見狀。唵一聲。都跼起。

來。那小童也便三脚兩步。忙去高揭簾兒的當兒。這裏郎湛那肯怠慢。忙取出名刺。哈腰趨進。正要陳說來意。便見阿三眼睛一瞪。嚇得郎湛忙低頭倒退。正是。勢要之津。鄙夫所集。花面逢迎。乃如優戲。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諸君喜歡看當代名家小說可知

玉田「趙煥亭先生」尙有一部得意的傑作 名叫

## 明末痛史演義

歷 明朝亡國 淒淒

慘慘 清朝發跡 風流淫穢 治武俠香艷歷史於一爐 洵

百讀不厭的 長篇好小說 洋裝六厚冊 實售洋一元二角

第二回 候通謁痴人作春夢

奔酒坊衛士戲嬌娘

且說耶洪見阿三戴帽取刺料是將引衆人去進謁。雖不知衆人所謁是那個。但揣度着。許多人中。總有進謁疲張的。因爲疲張。既已大紅大紫。自然是其門如市。自己若隨班進去。豈不省了只管呆等麼。那知自己趨進。方要陳說。那阿三却大眼一瞪。只淡淡的笑了。笑通不理會。一面價便引大家。匆匆出室。這裏耶洪只得耐性。且候。想要效法那瘦子。巴結巴結小童兒。偏那小童。自放下簾子。便連躡連进的頑要去。鬧得耶洪孤鬼似的。候在室內。良久良久。不由困倦上來。逡巡間。坐向榻上。隨便向隱囊一靠。方在怙憒告密之事。忽覺肩上有。有人拍了一掌。道。耶爺快起。如今你不去走馬上任。如何盹睡起來。慌得耶洪回頭。瞅時。却是李志。穿一身闊綽衣服。滿臉帶笑。自顧己身。恍惚是在自己寓所。耶洪模糊之下。因愕然道。李兄。你說甚麼夢話。俺久已卸職。又上甚麼任呢。李志鼓掌道。真了不得。你才成貴人。立時就多忘事了。你白想想。你因告密之功。現蒙豫王爺。飭你回松江舊任。便是區區。也蒙你挈帶。得了個通判官兒。你不信。如今松江的吏役。業已五馬四轎的迎你去赴新任。你太太



都鳳冠霞帔的扎括起來。難道俺是夢話不成（夢中說夢。絕妙文情。其實功名富貴。一切如夢。擾擾世人。只是不肯醒耳。）耶湛聽了。越法愕然之間。便聞車馬聲喧。並鳴鑼喝道之聲。須臾。四個青衣吏人。叩首進見。再望階下。果然是官輿赫然。儀仗擺開。兩列的黑紅帽隸役。頭戴鷄翎帽。手執水火棍。列立輿前。又有四面肅靜迴避的官牌。並四面飛虎清道的大旗。再望向頭踏。早又見松江府知府的官銜牌。高揭於紅蓋飛揚之中。這一來。喜得耶湛。心頭勃勃一跳。再瞧自己。那裏還是落拓模樣。業已公服在身。官氣十足。左有健僕。右有吏人。都逼定兒似的。站在兩旁。專候登輿。耶湛恍惚之間。也似想起告密事畢。正狼沉重的痰嗽一聲。想向李志說話。忽的香風飄處。那月仙。早扎括得珠圍翠繞。由兩個俊婢攙扶了。由屏後跚跚而來。向自己嫣然一笑。一陣價蓮步細碎。便登軟輿。於是耶湛大悅。慌的趕將去。似乎足下一蹶的當兒。却覺有人拉着腿子。一陣推搡。並吵道。快起快起。這是甚麼所在。便容你盹睡。虧得俺家三爺。諸事已畢。不到這裏來咧。不然。還了得麼。耶湛愕怔。怔跳起。瞅時。方才所見光景。一切都杳。只有那小童。氣吼吼的。站在榻前。一面儘力子來推自己。

一面去拂拭榻褥。再瞧天光。早已日斜時分。從小童一問詢。方知人家進謁的。早已事畢各散。那阿三爺也回私寓去吃酒咧。又一詢疲張。方知那會子與馬喧呼。便是疲張出門拜客去咧。耶湛情知今日沒賬。只得向小童道聲打攪。嗒然而出。但是一路上尋思夢境。以爲吉兆。仍興匆匆。暫回寓所。向月仙先說夢話。然後一說進謁的情形。月仙笑道。今日去的不巧。也是事所常有。咱只破出長長工夫耐的性。就是次日耶湛越法的絕早起來。便奔王府。不想這日進謁的人們越多。待至日西時分。偏逢豫王大宴幕僚。那疲張這時在幕客中。已是頭腦。自然是不暇來接待耶湛。話休煩絮。便是如此光景。耶湛一連奔走數日。不但沒見着疲張。便是那位阿三爺。見耶湛屢來討厭。也就腆起了高抗臉子。耶湛覺得不成功。只得合月仙商量。月仙恨且笑道。你若早聽人話時。這會子人家何至不理你。沒事時。你事心眼。比誰都多。怎的遇事。便沒抽展起來。王府門前。既擠不上去。你不會向甚麼五柳居。去候見他。他吃酒高興之下。那所在。又清靜。你且是好說話哩。耶湛初聞。十分躍然。但是頃刻間。却又搖頭道。不成功的。俺並非沒想到走巧道。到那裏去尋他。但是俺問刻下豫王。

十分器重於他。知他疎野性兒。常向五柳居去吃酒。便暗派十來名得力衛士。悄悄地保護。一來防他醉倒。二來。因他識破刺客的奸謀。特書約札將軍來。恐刺客們懷恨於他。或有不測。那衛士們。便散佈在五柳居四外要路上。你想。我冒失失的。能踏入五柳居麼。月仙唾道。你真是廢物。他便是有衛士保護。難道還靜街斷道不成。你不成功。你瞧我的。只要我見着他。憑我一張嘴花說柳道。總要撮他來的。耶湛聽了。只當月仙是賭氣的頑話。當晚悶悶之下。吃了兩杯夜酒兒。即便沉沉大睡。因連日奔走困乏這一覺。直至過午時分。正在懵騰倦眼。又似乎身到豫王府前之間。忽聞甜密密的一陣脂香髮氣。並有人笑道。快起快起。俺這會子。就要去咧。耶湛睜眼瞅時。却是月仙。笑嘻嘻貼在榻前。頭挽一個鬢鬢髻子。髻邊斜插一支野花兒。粉黛不施。顯出了天然素面。身穿一件藍布褂兒。腰束素巾。下面是撒脚短褲。提得褲管高高的。白生生腿腕之下。穿着尖翹鴉青色小鞋兒。一手提一方洒花汗巾。挽定一支空竹籃兒。上蓋白布。流眸轉盼之間。憑添了一段丰韻。乍望去。便如個鄉下小販媳婦子。耶湛見了。忙忙爬起。正在莫測其意。月仙却一手理着髻角。笑道。都因你廢物。

却叫人去裝龍扮虎。你瞧俺扮作個小販婦人。敢好就能踏到五柳居了。婦女家來往。趣生意。那衛士們。是不留意的。耶湛道。唔。使不得。再饒你一個。使不得。那滿洲衛士們。都是老騷兒。沒事價。還各處亂抓。若見了你這小模樣子。還了得麼。如今雖說是兵事稍定。他們不至於搶得婦女去。快活夠了。再裝布袋來發賣。但是你這一去。終是羊肉近虎口。不是耍處。再者。你這麼一打扮。叫疲張見了。不塌我耶老爺的。柸麼。月仙笑道。沒的你滿嘴胡噁。你曉得甚麼。對付古怪性兒的人。就須用偏鋒文字。俺此去自有道理。不用你只管蝸螯。耶湛一面憨笑。一面掀掀那籃上的白布。裏面却是空的。因笑道。你扮個小販婆兒也罷。但是想賣些甚物呢。月仙笑道。難爲你常誇口。說是能鑽人心縫。疲張往時。也曾常在咱這裏吃酒。你白想想。他喜喫的是甚麼。就明白了。耶湛聽了。方在傾頭凝思。月仙已取了一串錢。拋入中籃。一笑而出。慢表耶湛。自在寓所聽候消息。且說月仙。悄悄生步上街坊。先向各食物水菓店中。購備了應用之物。裝入竹籃。然後一路價遮遮掩掩。直奔那五柳居而來。因是販婦裝束。不能不吆喝兩句。嬌嫩嫩嗓音一唱。不打緊。背後面早跟上許多閒漢。不但啗

嘀咕。只管在後面品頭評足。並有私語的。你瞧這娘兒。多管是個私門貨。借這生意。兜攬那個生意的。你瞧他小腿腕。多麼白嫩。若是插稻秧摸菱塘的女人。那腿腕一定如灰漆一般。你別忙。等我去跟跟稍。（卽尾綴之意）咱們合夥兒。樂他一下子。你不曉得。凡幹這個把戲的。都是家裏有約束。不便當。所以借販賣爲名。出來打野食吃。準備自己攢些私房。這路貨。最爲寫意。咱能以少出錢。還在其次。若是有手段。能以把他擺佈舒齊了。說不定。咱還拐個小媳婦哩。月仙聽了。正在暗驚自己失於檢點。略低頭兒。瞅瞅腿腕。便聞背後。又一個沙糖噪音的道。你這話。俺就不信。雖是花牌樓扁食王。一嫂。烏衣巷口上。湯圓顧大妮。都是借這個生意。作那個生意。但是人家。都扎括得花朵似的。只坐等生意上門。却不似這娘兒。走得慌慌的。就像有甚麼緊急事似的。可惜兩支小鞋兒。就跑這樣塵土路。說着。嗤的一笑。竟擦着月仙臂灣。刷將過來。慌得月仙。趕忙一閃。一句叫賣沒喊完。忙瞧時。却是兩個油滑無賴。笑嘻嘻。瞧得自己一眼。竟自奔向前路。月仙暗罵之下。擲擲提籃。正要前行。却又有兩個酸子。目不邪視的。大搖大擺。由身旁擦過來。一個便道。喂。老社兄。人都說咱南

京地面。便是賣菜傭。都有六朝烟火氣。又說是秦淮河下。桃葉渡頭。賣花聲最韻。據我看來。便是尋常巷陌間。婦女叫賣。也就好聽不過。說着。瞟定月仙。嘻開一嘴。臭黃牙。一面晃着頭。亂畫圈兒。一面竟直着眼兒。挨了過來。虧得那人。拖他一把。兩人方嘻笑。蹙去。鬧得月仙。甚是長氣。便索性的收起叫賣。只顧納頭奔去。須臾轉入一條冷落街坊。却不似豫王府左近模樣。於是月仙。就一處肆檐下。稍爲歇坐。正想就人問問路徑。恰好從肆內。蹙出個老頭兒。月仙因笑道。你老不用食物麼。俺是向五柳居。趁生意的。須由豫王府經過。借問你一聲。這裏離豫王府。還多遠。吶。說着。略抬腿兒。緊緊鞋子。那老者。一面端相月仙。一面笑道。你這小大嫂。若向五柳居去。還經過豫王府。作甚。你順我手兒。瞧。只須穿過那一帶矮竹林。再拐個胳膊肘的彎兒。過得一處小橋。便望見五柳居了。說着。向前一指。又笑道。那王府門前。是非之地。像你大嫂。年輕輕的。從那裏走。作甚。月仙謝了一聲。便依他所指之路。匆匆蹙去。竹林盡處。果是個很寬廠的轉彎所在。再望前面。一處小橋。距足下百餘步遠。月仙正在略爲徘徊。忽聽身右面。有人怪聲怪氣的喊道。捉捉捉。月仙急忙望去。不由撒脚便跑。直

到橋上歇坐定。還是芳心亂顛。仔細回望。却不相干。原來身右百十步外。有一片空場兒。靠空場。是一帶繚垣。夾看一片參差樓閣的好體面宅舍。空場上。正有一羣雄赳赳的衛士。一色的短衣皮靴。在那裏鍊習手搏。其中一個。輸了逃跑。所以大家亂吵捉捉。原來那片宅舍。便是豫王府後身兒。這會子。因洞霄觀之事。所以白日裏。也有衛士不斷的在此梭巡哩。當時月仙。不敢耽延。忙忙的下橋行去。只見一片碧莎軟徑。四外價桃柳相望。人家映帶。果然好一片曠朗所在。遙望前面。從松竹清疎中。現出一段蠟粉短牆。並斜挑出一個小小青帘。（寫景如圖。便覺酒氣拂拂。）這時。一抹斜陽。紅上林表。照得歸鴉背兒上。閃閃灼灼。月仙一面脚下慢走。眼張失落的。隄防那保護疲張的衛士。橫來見阻。一面怙悞。那酒帘所在。或就是五柳居之間。便聞身後。靴聲禿禿。接着有人大喝道。跼住。你這婆娘。這兩日。懷裏揣的鼓蓬蓬。只管向這裏。翫來翫去。却也蹊蹺。今天沒別的。俺須搜搜。才能放過哩。嚇德月仙。趕忙駐步。回望時。却沒相干。只見兩個衛士。大踏步趨向岔道。那岔道口上。正翫來個黑胖胖的大脚賣婆。手提小篋。上面插朶通草花。作爲幌子。果然胸前。有些鼓掙掙的。月

仙見沒自己的事。正要越勢越去。一個衛士却回頭喝道。你也少待再走。這裏月仙略爲逡巡。早見前面那衛士揚起老大的手棒。將那賣婆直驅過來。那賣婆一面亂央道。你們將們爺行個方便罷。不瞞你說。俺當初也是大家娘兒們。南京沒遭亂時。俺也是綉緞裹身。行路車轎。說句不怕你們見怪的話。若不是你們從關東來。一陣亂搶。還俺不當這賣婆哩。如今俺逐日裏兩脚打地。趕主顧。奔生意。一個女人家。也就可憐極咧。俺勸你們不必搜檢。白白耽擱時光咧。說着。冷不防。方要跑去。却被這裏這衛士一把拖住。先奪過小篋。打開一瞧。裏面都是些針黹花粉之類。那賣婆一面檢點好。一面嘟噥道。也沒見你們這些人間的沒幹放着來往的男人們。不去搜檢。却來尋俺女人們的晦氣。難道誰還帶扎手的物兒不成。（意謂刀劍也）說着。提起小篋。無意中。那支左手。護向胸前。那衛士便道。你且慢走。你揣的是甚物件。快把出來。俺瞧瞧。賣婆慌道。喏。這個。你將爺們却瞧不得。俺女人們作生意。誰家沒個背人的物兒呢。不瞞你說。俺雖是當賣婆。還掛着收買舊貨。一天穿百家門兒。那太太姑娘們。有穿賸的背人物兒。便把給我。換個針兒線兒。不過是鞋鞋脚脚之類罷。



了。你將爺們高升高發的，沒的不嫌賊了眼。撞晦氣麼。說着。颯的一閃。方要趁空跑去。早被這衛士一把拉住。不容分說。向賣婆懷內探手便摸。那賣婆一彎腰子。正在殺豬似的叫起。嚇得月仙。不管好歹。回身便跑。方蹵出數步之遙。只見對面。又兇神似。搶來個衛士。瞪起兩支牛卵似的眼睛。大喝道。那裏走。嚇得月仙。一個整顛人倒籃歪。那上面蓋的白布一颯之間。便見從背後飛來個長圓圓的東西。拍的聲。打入籃內。接着便聞衆衛士哈哈大笑。並那賣婆一路亂吵跑去之聲。這裏月仙百忙中。一瞥籃內那東西。不由嫩臉通紅。忙忙的蓋好那白布。一路飛跑。回望那三個衛士。一逕把臂蹵向他處。方才放下心來。便趨向僻靜處。取出籃中那物。仔細把玩。不由好笑之下。却沒作理會處。正是。

厥狀甚醜。龐然可怖。角姓先生。房中弄物。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回 五柳居暗覘狂士風

香衾夢預定美人計

且說月仙見那衛士探手賣婆懷中。只認是那衛士不懷好意。慌忙奔走之下。又從對面搶來個衛士。虧得他沒攔自己。也搶向賣婆跟前。及至瞧清飛到籃中物兒。只好攬了。一路好跑。這會子。仔細把玩那物。不由沒處安頓起來。你道那物兒。畢竟是甚麼。說來却好笑。這種物兒。出自廣東。製得來維妙維肖。名叫僞器。又叫人事。還有一個雅號兒。人稱角老先生。雖難登大雅之堂。却妙中淫娃之選。便是媚內的老哥們。替代自己工作之具。原來那繁華所在的賣婆們。往往暗挾這物兒。私售重價。因爲那大家富戶。姬妾成羣。主人家田廣而荒。自然須覓代耕之具。那賣婆們。爲投機射利起見。所以都暗售此物哩。當時月仙把玩那物之下。料是賣婆私挾。被衛士拋掉的。不由暗幸。虧得自己跑的快。他們沒張見掉入籃中。不然他們趕來搜取。準是一場羅皂。逡巡間。方想拋入草際。忽聞身旁樹後。一陣價脚步亂響。月仙只認是又有衛士。慙來。便慌的揣起那物。匆匆便走。蹙得十來步回頭瞧時。却是三四頑童。手拿粘竿吹哨等物。由樹後轉出一見自己。便笑道。你這大嫂可是向五柳居。趁生意去

的麼。你來得却不巧。那裏只有個稀爛醉的醉漢。大喊大唱的鬧了一會子。這會子。又向人家店牆上。亂塗亂畫哩。月仙聽了。抬頭一瞧。只見五柳居。已在面前。一色的。蠟粉聖牆。黃茅覆屋。五間廠肆。十分寬闊。門外有個高高的松棚兒。十分雅趣。棚兒左右。却有五株輪囷偃蹇的老柳。微風吹處。垂垂作態。其中有株倒垂柳。長條拂地。正遮住半個肆門。被夕陽映射得金線條條。甚是有趣。月仙一面趕去。一面恍然五柳居之命名。方一脚踏近垂柳跟前。却見松棚柱兒上。張掛着一件燦爛輝煌的宮錦長袍。襟袖之上。污洩了許多處淋漓酒痕。又有一騎狼俊樣的赭白馬。錦韉絲轡。便繫在肆門之右。月仙見狀。料是疲張之物。正在暗喜之下。整整籃兒。便聞肆內有人笑道。你這人兒。怎的一口唾沫。也捨不得。真是美人香唾。非同尋常。且待我自己來吧。說着。唾了一口。月仙忙就那一片垂柳條兒。隱住身體。向內瞅時。不由好笑之下。又憑添了一番怙懣。暗想道。原來疲張。不但好酒字也好。酒字底下那字兒。怪道他只管到此踏脚哩。且不要驚動他。看他怎的。原來裏面疲張。却禿着頭兒。只着短衣。正東倒西歪的手扶那店婆兒肩頭。一手提筆。向粉牆上。亂題詩句。那店婆。却手

棒硯瓦攢起眉兒。裂着小嘴。目視硯上一塊白濃濃的東西。現出惡心之狀。月仙遙覘去硯心上。却是一口臭唾。料是疲張自唾。濡筆所用。正在凝眸好笑之下。便見疲張一氣兒揮洒完畢。順勢兒將那筆向店婆嫩臉上一抹。隨卽擲筆大笑道。你娘兒們。只曉得塗脂抹粉。倒不如這一下子。來得斌媚哩。恨得那店婆丟下硯瓦。一面抹臉。一面起一指向疲張額上一戳。登時便有個墨色螺紋。現於疲張面上。再瞧店婆臉兒上。業已一榻糊塗。偏那疲張趁勢兒。擁過婆店。就他臉兒上。一陣亂香。這一來。疲張也印了個小花臉兒。招得月仙。連忙忍笑。正在逡巡進退的當兒。只聽背後潑刺刺馬蹄響動。月仙忙望時。早見四五騎高頭大馬。由自己來路上。跑塵絕來。馬上都是急裝縛袴。脇下佩刀的長大衛士。這時月仙。見了衛士們。便如驚弓之鳥。方霍的由樹後閃入肆牆角。便見那赭白馬。望見羣騎跑來。便是哧哧哧。一陣驕嘶。就這聲中。羣騎到門。衆衛士。個個下馬。當有一人。先解下那赭白馬。牽過伺候。又有一人。取下那宮錦袍。餘了餘人。便入肆中。這時疲張。兀自在裏面哈哈怪笑。月仙暗料這班衛士。定是由豫王府。來接疲張的。方可惜自己一步來遲。便見疲張。廠披著宮錦

袍。由那店婆扶掖着。踉蹌而出。後面衛士們一擁之間。那疲張早高坐在赭白馬上。頃刻間。衆衛士紛紛上馬。行塵起處。那肆門前只賸個店婆兒。還引汗巾。只管拭眉梢眼角。不題月仙。眼睜睜見疲張走掉。只得怏怏然。且尋歸路。且說那湛。見月仙去後。自向街坊上。閒宕了一會子。逐處裏聽得茶館酒肆中間人們紛紛講說官中緝捕刺客之事。那湛一面暗笑。一蹵去。望望日色。業已轉西。恰行經一片熟食店旁。問得一陣炙香發越。那湛忽有所觸。不由暗笑道。幹鳥麼。怪不得人家。（指月仙）動不動叫我廢物。人家臨去時。囑咐我準備殺酒。等候疲張。若不是這陣炙香撲鼻。我就忘掉咧。於是蹵進店去。隨意購了些鷄脯鴨臠。並肉心饅頭之類。作一包。包了。又知疲張好吃一種柳花香的清釀酒。便出錢。要買四瓶。偏巧那店中。只賸兩瓶。當由店夥。從他店中躉得來。這一耽延。早已日色大西。那湛恐月仙疲張已到寓中。便提了諸物。匆匆蹵轉。一瞧自己室門。還是鎖的。這才放下心來。於是進得室去。就案上將諸物擺列停當。不由一陣泛上餓來。瞧瞧諸物。又不便先自取食。逡巡間。打開一瓶酒。就鼻嗅嗅。端的是清冽異常。沒奈何。置在案上。嗒然就坐。怙啜回月仙鞋弓襪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雄其鄉。鄧以意氣服人。此兩人者。聲望相掎。舉足之間。便能搖動數郡。時人爲之語曰。散金結客。葉聲山。頭顱可借鄧伯通。也可以想見這兩人的氣概了。但葉某自變亂以後。因宜興有班無賴。陽揭義旗。陰資苛斂。葉不欲與之同事。便散財於難民。挈家他去。今豪於當地者。獨有鄧某。並且太湖地面寥廓。勢復險僻。足以藏匿奸究。依俺揣料。那班刺客們。或卽依託鄧某。亦未可知哩。豫王勃然道。俺自兵定江南以來。屢鋤豪右。不想還有頑梗潛伏。今先生所料。定是不差。便須速去掩捕。才是。疲張聽了。微微一笑。却拱手不離方寸。說出一片話來。正是。

俠徒潛踪。智士獻策。危乎其機。湖水幾楮。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解。

第四回 柳困花憔悴偏邂逅

雲情雨意兩模糊

且說疲張微笑道。王爺却不可小覷了這鄧伯通。伯通當代大俠。行誼甚著。其死友堅黨遍於江右。行年七十餘。意氣不衰。便是我師初定江南時。伯通曾結客號召。欲雄遮太湖。聯絡海門狼山一帶的豪家大姓。並鹽梟水寇等。揭旗起事。後來却因事權不一。首領們互爭雄長。其時與伯通共事的。還有個鎮江趙仲桓。毀家餉衆。甚爲衆望所歸。合伯通奔走其間。並以兵法部勒會衆。不想持法過嚴。暗中却激惱了一個水寇首領。名叫晁黑子的。這晁黑子。生得長大多力。悍鷲異常。袒臂酣呼。與人對敵時。髮皆飛植。因此人又呼之爲晁夜叉。水寇之性。習於剽掠。那裏受得約束。一日仲桓斬其徒六人。標首槩上。徇示於衆。於是黑子大怒。恰值伯通仲桓大會各首領。有所計議。不想黑子遽起。竟按刀刺殺仲桓於廣座之中。卽率其衆。駕舟揚帆。一路大掠。竟自呼嘯而去。那其餘首領。中心志不一的。也便趁亂勢。散掉大半。伯通知事不可爲。方才太息之下。散却餘衆。歸隱太湖。但是他潛伏的勢力。依然還在。今刺客踪跡。當無確耗。似不宜遽去搜捕。誠恐無端的驚動伯通。大大不便。王爺試想。以刺

客五人。還敢深入南京重地。若驚擾伯通。以致激動了各地豪俠。羣起與王爺爲難。竊恐防不勝防哩。豫王沉吟道。如此。怎生區處。疲張道。維今之計。只好且待俺訪出五刺客的確實踪跡。再作道理。若果在太湖時。便連伯通一併拿辦。也去掉地面上。一個隱患。不提豫王唯唯之下。當卽發出機警密偵。逐處訪查。並命疲張隨時留意。且說疲張自奉了豫王密訪刺客之命。便依然拿出他那落拓樣兒。不時的溜串街坊。並每日向五柳居沽飲。甚至於倡樓博場。七穀八雜的所在。無不踏脚。好在疲張素日價佯狂落拓的樣兒。人都見慣。這時。也便不以爲意。但是轉瞬間。過得數日。所訪的刺客踪跡。殊無頭緒。一日。疲張從五柳居吃得半醺。又沽得一瓶柳花香。慢步趑出。只見風日暄妍。一處處菜花燦爛。開得來花田相似。許多的黃蜂紫燕。喧舞於野塍短籬之間。又有些挑菜拾蛤的婦孺們。提籃笑語。都向野田中趨去。原來南京城地極廣闊。四城面積。足有八九十里。除繁華街道外。便是些田圃。清曠所在。雅有城市山林之趣。這五柳居的四外。都是些田圃。所以頗得野趣。當時疲張。瞧得有趣。也順步逐衆向一處曠朗所在。倘佯趑去不多時。得一小橋。橋下面清流瀼瀼。遊魚

可數。微風過處。蹙起寸瀾。却有一陣陣嬌嫩嫩的笑語聲。起自橋左竹陰深處。疲張循聲望去。那橋的左邊。却有一片瓢兒菜的野園。兜眼短籬。映帶着數株疎柳。柳的盡處。便是溪曲。正有幾個浣婦們。相與浣衣笑語。又有幾個採菱的小童兒。相與聚攏到一處。嘻嘻哈哈。似乎是跌博頑耍。再望那溪曲四外。一處處草舍茅檐。便如村落一般。那疲張自蒙豫王寵遇之後。機務頗繁。又因連日價訪刺客之事。鬧得心頭總是悶悶。今乍覩此野曠所在。不由一時間胸目豁然。使一面慢步過橋。一面暗想道。俺記得南京亂後。曾有人卽景口占云。荒園一種瓢兒菜。獨占秦淮舊日春。可見大亂之後。便是沒能爲的詩人們。也知以吟詠寓其感慨。這就無怪那五刺客。猝發於人之意外了。怙憊間。暫近溪曲。却見一個俏俐浣婦。蹲在一塊溪石上。正伸出兩支雪白的胳膊。就溪水中。擺弄一尾很大的撇嘴鰻魚。那魚兒有尺半來長。被柳條穿了腮。突自在水中。掉尾潑刺。疲張素嗜這種魚。當時見了。不由饞涎欲滴。正要搭起着出錢購買的當兒。只見一個中年浣婦。一推那少婦臂彎。略瞞自己。却笑道。你瞧。有人來咧。你放着衣不洗。只願頑皮恁的。你不要學那新搬來的媳婦子。沒正

形兒。他買這魚。是爲的趁生意。你買這魚。總算是饑嘴頭子少時。回得家去。費油費柴的。還須治魚。須隄防你那口子。（指其夫也）不依你哩。說着。向衆小童堆中一努嘴。道：你瞧那媳婦。那麼大一個人。便合孩子們頑的。嘻嘻哈哈。你只顧學他作甚。衆婦道：正是。是那新搬來的媳婦子。就似個慌花兒。除了作點生意。便合孩子們撕皮打掌。方才買得魚去。便混入他們羣中了。疲張聽了。也沒在意。方慙近那弄魚的少婦。以手掏錢。想要說話。忽聞羣童拍掌大笑。接着便唰唰一閃。都各跳的丈把高。便見一支竹籃兒。飛向空中。劈力拍拉。鮮菱角一陣亂落。又有一尾柳穿魚。也便落在地下。瞧得疲張。正在發怔。早見羣童聯臂圍作個栲栳圈兒。只顧了樂的打跌。這裏浣婦們。遙望去。也便一陣價嬌鳥啼花似的。笑得拍手打掌。疲張忙慙去瞧時。不由也十分好笑。只見兒童圍中。却有個媳婦子。青帕蒙髻。穿一身淨潔布衣。褲略有補綻。臉兒上。蒙了一道汗巾。就髻後結牢。這時正歪坐在地下。一面儘力子撕掠那汗巾。一面吵道：小猴兒們。等着我的。疲張料那媳婦。是因頑耍。被羣童所困。又聽得語音嘶熟。正在逡巡笑詫。只見那媳婦。儘力子揪下汗巾。倏的一瞟自己。登



時紅暈兩頰。更顧不得理會羣童爬起來。匆匆便走。這時疲張望得分明。詫異之下。忙趕去叫道。娘子慢走。你不是郎大嫂麼。咱多日不見。你怎的獨自撞到這裏。那媳婦一面飛跑。一面搖手道。你莫錯認人。俺不是甚麼狠大嫂。虎大嫂。俺是個販菱角的婦人哩。說着。足下一蹶。仰面便倒。這裏疲張一步趕到。方彎腰去扶。早見他一張俏臉兒。羞得緋桃一般。一面價以袖掩面。一面牽了自己的衣襟兒。竟自嗚咽道。俺怕不認得你是豫王府中張師爺麼。只是俺夫婦如今落在這般光景。往日俺丈夫又冷待於你。委實令人沒面目相見哩。說着。便起了疲張的扶勢。婷婷跼起。向野園旁一處人家一指道。只那裏便是俺們近日的寓處。且請向舍下奉告一切吧。說着。却用一手。略扶疲肩頭。一面擡起一支尖尖脚兒。略兜小鞋兒。回眸一笑道。俺就跑不慣這南京地面的石子路。墊得人脚指生痛。但是如今也說不得。只好合着眼混吧。於是嗤的一笑。即便去檢拾菱魚諸物。這裏疲張見月仙如此裝束。如此行徑。大非往日所見的光景。怙懣之下。也便料到定是郎滿久客南京。謀事無成。或竟落拓下來。一時間。又見月仙這種裝束。別饒風韻。丟秀秀的。居然是個販菱兒。正在詫

笑之間。那月仙已自提籃釐來。於是兩人廝趁行去。却招得那羣小童。在後亂喚道。郎大嫂。明天早來吧。俺們採得好鮮菱。等你來買。並給你留個肥肥大泥鰍。等你吃。不强似那鱖魚麼。疲張聽了。越法詫異。月仙竟以販菱爲業。須臾。暫近野園旁那處人家。只見槿籬掩映中。有幾間矮矮的小房兒。白板虛掩。十分冷落。疲張正暗念。郎。只數月不見。不想竟落魄至此。那月仙却臉兒一紅。道。張爺不要見笑。俺夫婦因近况不佳。移居此間。也是沒奈何的事。疲張隨口道。人的境遇原定不得。大嫂不必煩悶。只待郎兄得了際。遇那時就好了。月仙笑道。快不要提他。他那死心瞎眼樣兒。怎會得着際遇。如今因南京沒甚機會。又向蘇州去尋朋友去了。說話間。却接過疲張的那瓶柳花香。置入籃中。又笑道。您準是從五柳居來吧。不瞞您說。這些日。俺從五柳居左近作生意。那一天。都望見您了。只是俺這般光景。不敢去親近。說着。整整衣襟。又復紅暈兩頰。疲張聽了。一面口內客氣。一面暗憐。月仙際遇。說話間。相與暫入院中。只見小小院落。頗爲整潔。於是由月仙引入正室。疲張仔細望時。裏面却十分雅趣。瓶花貌篆。位置得宜。紙牕簾蘆。竟無俗韻。臨牕竹几上。羅列着幾卷古書。茗

具棋奩。雜陳其間。靠北壁木榻上。掛着梅花素羅帳。裏面衾枕榻燦然。靠枕頭。是具小小鏡檯。上面有脂盒粉奩之類。東壁上。掛一幅海棠春睡圖。筆致穠艷。細審款識。竟是唐子畏的名筆。靠榻頭壁上。還掛着一面金鑲玉嵌的檀槽琵琶。銀甲瑩然。綴於雁柱之上。再望到榻腳頭矮檯上面。疲張不由眼睛一亮。幾乎滴下饒涎。只見矮檯上。竹葉墊襯。端正擺着一具鬼臉青樣尊式的碧磁酒罌。竟似有酒香發越。瞧得疲張一面就臨牕兒旁邊。巡落坐。一面暗想道。畢竟郎湛是作過官府的人。雖然落拓下來。還排場不俗。既是這樣。那月仙爲何又去作販婆。這或者是無聊消遣之意。也未可知。正在怙懣着。遊目四矚。只見月仙就矮檯旁。置下竹籃。却回頭一笑道。張爺且自歇坐。難得你貴人。踏到賤地。且待俺換換鞋脚。與你料理茶水。如今裏外價連踢帶打。只是俺一個人兒哩。說着。坐向榻上。便從枕旁。取過一個花綉包兒。笑嘻嘻。方纔解開。這裏疲張。又是眼睛一亮。只見月仙纖手起處。却由包內。取出一雙藍緞扎花平底鳳頭半新不舊的小鞋兒。只略爲一抖。香塵微漾。素羅鞋底一亮。現出一朶梅花香印的當兒。這裏疲張。不由心頭一陣模糊。暗想道。怪不得詩人無賴。

鬧甚麼鞋杯的改事。又有甚麼但願將身化繡鞋之句。譬如合這鞋兒。移樽促坐。履鳥交錯起來。那得不臣心最歡。能飲一石呢。正在遐想之間。便見月仙嫣然一笑。道。您不曉得。俺這些日。只顧在外跑路。也沒心腸整理頭腳。沒的連腳都跑大咧。吃緊的今天。又被那羣孩子們推跌一交。鬧的人髻搭拉。鞋倒褪的。甚麼樣兒。虧得您不是外人。不然（句）疲張忙道。大嫂不必忙碌。若有現成茶水。見賜一杯。就是。今郎兄既沒在家。俺也不便在此久坐。哩月仙笑道。可了不得。您既到此。只吃杯冷茶去。却不是上門怪人。他（指郎湛）沒在家。打甚緊。俺正要向您訴訴苦楚哩。便是。前此月您在俺先那寓所。他又何曾只管陪你坐地。便是俺那牀上。您醉後一覺也。都睡得不耐煩。如今您發富發貴。却向人鬧起客氣來。咧。說着。忽的眼圈兒一紅。道。本來也是呀。如今俺這裏逼逼窄窄。沒的倒屈尊了你。那麼你張師爺。正在高升高發的時光。不要沾了俺的窮氣去。快請向旺處踏脚吧。說着。彎起一支腿兒。一面價去解鞋子。一面却瞅定疲張。似笑非笑。這一來。慌得疲張。連忙笑謝不迭。一面偷瞅月仙時。早徐徐脫下舊鞋。索性的一勒褲脚。露出雪白的一段腿腕。望得疲張心

頭。又是一陣糶糊之間。那月仙取過那褪舊藍鞋兒。一面換着停當。一面笑道。今天却巧。俺隨便買得一尾鱸魚。您也沾得一瓶柳花香來。俺這榻腳頭。又有的。是新醅梨黃（酒名）如今有魚有酒。且待我再尋些下酒物兒。您便將就這窮磨局面。寬飲一杯如何。這時疲張。只顧了默賞月仙。宜嘖宜喜的。綽約嬌態。一面唯唯不迭。一面搭趂趂起道。既如此。俺怎好生受大嫂。你既一個人兒忙碌不迭。俺便帮你料理廚下。也覺快當些兒。月仙笑道。你那裏弄的慣那營生。老實說。你且隨意歪臥一會兒。等你醒來。俺也料理停當。咧說着。取過角枕。安置好。却歎道。你張爺想還記得。先時節。你在俺們那寓中。這支枕頭。就似與你預備的一般。有一次。你醉吐得這枕上。半邊都溼。如今他雖沒在家。你還客氣怎的。疲張聽了。迴念月仙往日相待之情。委實不錯。又見他這時翠袖單寒的神情。正有些惘然動念。那月仙已自就籃中。取了魚兒。一笑。揷出。逕入廚下。不多時。便聞刀砧響動。這裏疲張。就室中徘徊一回。方要就榻歇臥。却見月仙笑嘻嘻。端着茶水。又自換了一身操作的衣服。穿一件潔淨短衫。高勒兩袖。雙擯玉臂。腰束素巾。收着伶俐伶俐的窄褲。腿兒髻兒上。縮一支山茶花。

又平添出一段丰韻。於是疲張謝一聲。接過茶來。一面置向鏡檯上。坐向榻頭。慢慢品嘗。一面暗想像耶濬的才情兒。畢竟是個機警脚色。只吃虧了世情冷暖上。特煞分明。以致俺好多日與他隔絕。不然。這訪查刺客之事。倒好與他商量一二。一時間想的恁恁的。熱茶入肚。便覺盹倦上來。當卽置下茶杯。就榻歪倒。頭一着枕。便覺得幽香細軟。疲張想起往日醉臥月仙寓次的光景。並今日自己合耶濬。窮通不侔的光景。未免又是一陣感慨。於是倦眼略暝。當卽盹去。但是耳畔猶聞月仙往來操作的脚步聲音。正在朦朧之間。忽覺有支綿軟軟手兒。就肩頭拍了一下。便聞月仙笑道。快起快起。索興少時吃醉了。再困吧。疲張睜眼瞧時。只見夕陽一角。業已紅上牕紙。不由慌的跼起道。不好了。俺只顧盹睡。不想已至這般時候。再吃酒耽擱一會子。怎的回王府去呢。月仙一撇嘴兒。便笑道。你沒的只管拿王府掛在嘴頭子上。如今俺忙碌了好半日。心到神知。吃不吃。且自由你。不是俺說句大話。你便是回到王府。想用這種殺酒。這怕還沒得哩。疲張聽了。忙趲向臨牕几兒前一瞧。不由登時囁的聲。咽口饑唾。先自滿面堆下笑來。正是

有酒盈樽。有肉一肘。沙釜盛來。伽藍襲後。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天

看武俠小說……最能引人着魔  
看武俠小說……最能提人精神

涯

長 這部「天涯奇人傳」……

奇

有許多江湖上的異人，三山五嶽間的英雄，深山鍛鍊的劍仙，窮鄉僻野的奇人，通妖術的動物，  
有劉容娘，力鬥淫猿，劍術高深！  
有二丈淫猿姦污小姐，嬌軀可憐！  
有知縣徐銀夜戰白燕，神出鬼沒！

人

有江湖術士擒捉妖魔，無端殞命！  
有乳臭小孩生擒猛虎，力大無窮！  
有十丈巨蛇善人言，奇極怪極！

傳

俠 神怪不測的事實數百件，道行高深的奇士數百人，比較  
封神水滸更妙十倍！兩大厚冊定價洋壹元四角

益新書社出版

第五回 一曲琵琶媚狂客 午夜巡騎鬧僊童

且說疲張向臨牕几上一瞧。只見一席酒饌都已擺列停當。除極精緻的家常蔬肉外。便是兩具白磁花盤。一盤中堆滿紅玉似的鮮菱米。那一盤便是火腿加香菇。清燉鱖魚。這兩色佳餚。素爲疲張所喜食。當時一見。本已樂得滿面是笑。那知望到几當中。還有一具小小的沙釜。裏面却是熱騰騰鬱切的紅燒狗腿肘膀片肉。一疊疊大如手掌。薄如蟬翼。紅肌細縷。既已鮮妍非常。偏又配着鮮筍玉蕪。相映生輝。端的色香味三者俱全。原來疲張專嗜此味。當落拓時。去到月仙寓所。往往懷中便揣着此物。後來疲張之所以合郎湛絕迹。便因郎湛一日沒好氣。曾取他揣的狗肉投入廁中。當時兩人一陣說岔咧。險些不曾揪住小辮。一頓亂打。却多虧月仙從中解勸。那疲張方才拂袖而去。月仙因欲投疲張之所好。富初須向五柳居探望時。提籃中便購備了菱米狗肉兩物。今移居此間。借販菱爲事。本爲的是近於五柳居。以便伺取會機。不想今日。却巧遇疲張哩。當時疲張既見這席殺酒。不由鼓掌大笑。道。妙妙。大嫂既如此盛設。俺便拚着爛醉如泥。管他甚麼豫府王府。虧得大嫂怎麼想來。俺



當日因狗肉而去。今又被大嫂香噴噴的一塊肉。招得來哩。月仙笑道。你還說起舊事哩。當時俺丈夫。因謀事不順。未免心頭啾啾。一時間。沒歡喜臉兒。得罪了你。俺只認你是大人大量。不存芥蒂。那知你就小臉子姐姐似的一去不來咧。如今閒話莫提。且待俺與你斟個陪罪盞兒吧。這時疲張。只賸了笑謝不迭。於是兩人對坐下來。即便舉筋斟杯。說笑之間。疲張問起耶湛近况。便慨然道。耶兄謀事未就。不算甚麼好在俺如今在豫王跟前。還說得上話去。一俟耶兄轉來。且隨俺到王府中。作個食客。再看其他機會。說着攢眉道。如今還有一個機會。就是事體難辦些。便是豫王爺緝捕刺客之事。如今若有人訪着刺客的踪跡。去告向王府。怕不立時得官得賞麼。俺想耶兄爲人。十分機警。俺這時。正奉了王爺密令。訪察此事。將來耶兄。進得王府。俺便借重他。幫我訪察。俺能得着刺客踪跡。那時耶兄。還愁甚富貴。月仙聽了。只喜得櫻唇綻裂。幾乎脫口說出耶湛正要告密之事。便與疲張斟滿一杯。却笑道。不瞞你說。俺丈夫這會子。正因這刺客之事。想趁此機會。圖個出身。近些日。只是東顧西跑。各處訪察。俺能託你的福氣。得些消息。確是好哩。說着。便略移坐位。挨近疲張。一

面價連連勸酒。一面彎起一支伶俐的腿兒。加在疲張膝上。却錫着眼兒。握了疲張的手。笑道。你瞧我這會子。不可憐麼。往日你在寓中時。也曾見來。俺除了閒坐。或出去遊玩。便是弄弄琵琶解個悶兒。如今却沒法說了。整日價出去賣菱角。每日至少。也須跑十來里路。不但跑的人脚都發脹。便是這兩支手。也皸粗好些。說着似假似靠。竟歪身兒倚入疲張懷中。這時疲張。暖玉在握。溫香在抱。又對着清樽灑漱。鬢影蕭疎。端的是其樂洋洋。於是一面和月仙偎倚溫存。一面價舉杯痛飲。不多時。兩人酒意都各微醺。月仙本吃不多酒。這富兒嫩臉霞烘。不由又漾出一段風光。於是疲張狂態大作。便不待月仙來勸。那大杯價酒。只顧灌將下去。須臾。月仙起身。掌上燈燭。隨手兒。摘下琵琶。重復入座。却笑道。俺這琵琶好些日不曾撥弄。不知生澀得可成聲調。且待我彈上一曲。與你侑酒何如。說着。款着銀甲。慢轉檀槽。定準鴟絃。冷冷撥動。須臾。嘈嘈切切。初爲百灘流水之音。繼作松風滿壑之韻。時而如紅腮語細。時而如上林花繁。一時間鏗鏘錚錚。五音繁會。聽得疲張正在神搖目注。一面默賞。月仙低鬟。彈袖。手法如雨。斌媚的神情兒之間。忽聞劃然一聲。響如裂帛。那月仙眉

兒一揚。頓開嬌喉。便唱出個壺中天慢的詞兒道。

蕭條庭院。又斜風細雨。重門深閉。寵柳嬌花憔悴盡。種種惱人天氣。險韻詩成。扶頭酒醒。別是閒滋味。征鴻過盡。萬千心事難寄。樓上幾月春寒。簾垂四面。玉欄干慵倚。被冷香銷新夢覺。不許愁人不起。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多少遊春意。日高烟歛。更看今日晴未。

那月仙一面彈唱。一面向疲張流眸微笑。作出許多的妙曼情態。但見疲張只樂得手舞足蹈。及至憂然一聲。琵琶聲住。那疲張哈哈一笑。也便順着几脚兒。頹然醉倒。不提這裏月仙。置下琵琶。一面扶疲張登榻。安置一切。一面將一席殘殺。草草的移向外間桌兒上。又到廚下。料理清爽。隨手兒關了大門。即便入得室來。解衣登榻。合疲張並枕臥倒。自然有一番撥雲撩雨的風光。說到這裏。請閱者諸公。且莫性急。只顧要瞧這一對兒。被底鴛鴦。且請諸公。趁這當兒。猜猜疲張是否真個的便淫污月仙。作者也好趁此時。轉轉筆鋒。略敘那沒羞恥的郎湛如何原來郎湛並不會真個赴蘇州去尋甚麼朋友。他自合月仙移居之後。每日裏。只在各處閒宕。這日。過午時。

分。慙將回來。只見月仙正在廚下。溫酒烹魚的忙個不迭。郎湛問知疲張。正在正室中盹歇。欣然之下。瞧瞧月仙。未免又是一陣怙悒。於是附了月仙耳朵。噉噉數語。招得月仙紅了臉兒。低睡道。你不願意。就罷。人家好容易引得他（指疲張）來。你這會子。又來蝸螯橫豎吃飯的。就想飽吃酒的。就想醉甚麼分寸兒。筋節兒呀。況且這是兩來的事。只俺一個人拿分寸。難道你就免了戴綠帽不成。郎湛沒奈何。只得涎着臉子。逡巡慙出一路價。低頭亂撞。就左近街坊上。閒宕了一會子。瞧瞧天色。業已夕陽將落。想要回去。張張又恐疲張事還未畢。打斷人家的高興。不是耍處。正在躊躇着。低了腦袋。信步慙去。只聽對面。官鑼響亮。並一陣喝道之聲。忙望時。却是江寧知府。擺開了全副儀仗。前呼後擁的。輿蓋飛揚。直慙過來。慌得郎湛連忙避道。方一脚踏將去。却聞有人喊道。你這人。難道沒長眼睛。便實胚胚踏人一脚。虧得我老婆子這大脚。不爾乎。若是媳娜些的。還了得。郎湛忙望時。自己却站在一處小小茶肆門前。裏面黑魃魃的。初上燈火。身旁却站着個茶婆兒。正攢着眉頭。瞅定自己。郎湛情知踏人脚理虧。正要上前陪話。恰好知府大轎一擁而過。便有個跟役。揚起老大

皮鞭向自己一晃。道：「你這廝還不閃道。這裏郎湛身兒略閃。那茶婆却嗤的一笑。眼看着人騎都過。却唾道：「如今晚的事。真沒法說。王八戴上大帽子。便去充官兒。這知府因爲將兩個愛妾進獻豫王。方才得官。南京人那個不曉得。你看他出來。就這樣氣勢。郎湛聽了。不由心頭怦然一動。略一怙懣。又覺好笑。又少一沉吟。竟自精神暴長。（郎湛至此。恥心盡矣。）因隨口道：「你這婆子。曉得甚麼。人家作官人們都是大度大量。一個女人家。本不算回事。說話間。盪就茶座。聽聽街柝業已敲起。郎湛一面吃茶。一面合那婆兒瞎三話四。又思忖回疲。張這時合月仙。端的是怎生光景。一會兒。又想到月仙得手。那疲張向豫王吹噓之下。不要說是自己回松江舊任有望。便是這江寧首府。難道不許俺老郎作兩天不成。那時副。接近豫王。憑自己這可才情兒。扯起順風旗。說不定。鬧到甚等地位。一會兒。又想起月仙枕席情態。端的可人。這會子。又搭着誠心的籠絡。疲張一定是放出十二分手段。不要說他那款款逢迎。隨人宛轉的光景。便是那吃緊當兒。從啞聲撕揉中。顫喘不迭的暗度鶯聲。也就夠疲張銷魂宕魄的了。但是這其間。俺老郎却未免可憐了。一時間。想得心頭七上八下。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兒。却正值耶湛躍入院中哩。以上所述。便是疲張月仙乾癩的一番光景。且說耶湛由月仙導引。到得室內。合疲張彼此廝見。兩人各自會意。倒覺一場好笑。寒溫數語。就臨牕几旁坐下來。那月仙收拾榻上。一面穿着大衣。結束停當。便笑道。你兩個且自談論正事。趁着樹下灶火未息。俺且去烹起茶來。疲張這裏。剛道得一聲不消。忽聞街坊上。潑刺刺馬蹄響動。似有數騎馳過。疲張因自洞霄觀鬧事之後。街坊上常有夜騎巡邏。當時聽了。也沒在意。正要向耶湛細問刺客的踪跡。以便連夜價贖回王府。報告一切的當兒。只聽大門上。拍拍拍。一陣亂敲。接有便有人醉語模糊的道。喂。快些把出來。哈哈。你這歪刺骨。沒來由的累我一陣好跑。你瞧瞧。他是那個。你竟敢當客扯來。如今鬧得王府中。都馬仰人翻。撒出許多人去。四下尋找。連豫王爺。都鬧起來。原來却被你關在這裏。休要惹我性起。連你這婆娘。都一索子拴向王府哩。說着。哇的一聲。似乎是嘔吐滿地。接着拍拍拍。又是幾記。鬧得月仙等。方在發怔。便聞撲通一聲。院中燈光一亮。忙由窗中望時。早見那人。連着一扇門。直跌進來。可巧提燈棒去。却未熄滅。那人一支腿子。却夾在掩的門扇之間。於是竟自殺猪似叫將

起來。慌得耶湛站起。正要合月仙去瞧。疲張却大笑道。耶兄不必驚惶。這是俺的同伴兒來尋俺。真難爲他。怎的便摸索到這裏。想是府中有事見尋。也未可知。於是合耶湛等。一閃。蹶出。那月仙走在前面。便順手拾起提燈。就那人仔細一瞧。不由登時格格亂笑。正是。

羣豪方匿跡。宵小又圖功。  
賴此僉僮醉。機關洩露中。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滿清三朝 宮闈秘史

◀史秘真的來年百三▶

◀鏡妖照的裏家帝皇▶

皇帝的家庭。說來最尊嚴。實在却最淫穢。千奇百怪。我們百姓家裏做不出的事。他宮裏却無奇不有。滿清宮中。兼有蒙古西藏等各種番俗。故其事尤奇怪有趣。且又來得真確可靠。此書爲住在清宮後宰門外的一個京官所編。出版以來。人人歡迎。現在已經第七次再版。另附太平天國宮闈秘史一冊。尤爲珍秘。欲購從速。全書五冊。台裝錦匣一只。定價一元五角。特價大洋九角。

上海麥家湖一號洋房 益新書社發行

第六回 郝毛兒叉魚奉母

石老黑逞醉調妻

且說月仙當時舉起提燈。只見地下橫不椰子。臥着一個醉漢。一支腳兒。還只顧向那門檻上亂蹬亂喘。那人有二十餘年紀。生得一張笑臉兒。眉目間掛些悶渾之氣。這時因酒醉嘔吐之後。業已清醒白醒的。一見疲張等。來一面逡巡爬起。一面吵道。張師爺。您還不快些轉去。那會子。府裏王爺。因有些事體。一逡的尋你不着。一面差了衛士們。騎了快馬。四出去尋。一面又嗔我不早報告。嚇的我。兩壺酒。只吃了一壺半。抓了個提燈。便跟了衛士們。尋下來。我因走的慢。落在後面。尋至五柳居左近。虧得有人向我說。您被一個花不溜丟的小媳婦子。撮到這裏來。咧。這不消說。你兩個一個是圖錢。一個是圖快活。如今你兩個事兒完畢。還只顧戀着怎的。閒話少說。快些轉去。俺還等吃那半壺酒哩。說着。拖了疲張。一面便奔月仙。意思是奪那提燈。招得月仙等正在好笑。疲張却笑喝道。休得胡說。俺因有要緊事體。在此耽擱一會兒。也就轉去。咧。你這廝。既尋來。且爲少待。合我一同轉去。就是說着。反拖了那人。合郎湛同入室來。這裏月仙只得料理好。捧落的門扇。虛掩了。並到廚下準備茶水。

慢表書中交代。你道這來人是那個。原來此人姓郝。小名毛兒。因他性兒直戇。又好喝一盅。有時撒起酒風。無論拖着誰。便給你個死蛇纏腿。廝鬧不休。一日他鄰家娶婦。毛兒持錢前去與賀。三晃兩晃。醉將上來。鄉村中有鬧新房的說法。當時毛兒一溜歪斜。撞入新房。可巧那新娘兒。正被大家撮弄得走頭無路。越是將脚兒向襟下掩。大家越是向前湊。毛兒踉跟跟。一個虎勢撲將去。抱住一人。馬馬虎虎的。便罵道。幹鳥麼。誰人沒長兩支脚子。甚麼稀罕。你這廝。剝人鞋子。綴在你鳥脚上。可有這道理。說着。揪倒那人。抄起一支脚兒來。便去脫鞋。那知毛兒的手。方揪住一支盤金蹙鳳的繡花小鞋兒。忽覺頭頂上。劈力拍拉。莒帚棒。搥一齊上。並被人攔翻在地。拖狗似。直拖出去。那被他揪倒的那人。也便嚶嚶的哭將起來。原來毛兒所抱的。非別個。便是那新娘。從此人家。便贈他個混號。叫作郝酒虫。酒虫家下。沒得別人。只有一個老娘。便在太湖東岸。白雲港村中住家兒。世代的捕魚爲業。頗稱溫飽。但是到得毛兒奉母時。家道業已中落。毛兒一來好酒。二來養母。窘乏之下。慨然想繼續先業。但是家中所有的網罟漁具等類。都笨大非常。因爲毛兒先世。都是合夥捕魚。毛兒這

時。既想繼業。少不得去尋覓舊夥。那知脚底跑脹。通沒人來理他。因爲毛兒。不但酒醉可厭。並且直性暴躁。又有把子渾氣力。動不動。便講醉後揮拳寒天臘月。他便赤起兩膊。露着鬼怪似的筋肉。跳擲如虎。除非他老娘出來叱止。他方肯斂手避迹。以此之故。那舊夥們。都不願搭他這好伴兒。當時毛兒。氣將起來。自恃氣力。便索性載了大網。駕船獨出。船小網大。晃悠悠來至捕魚之所。只見許多下罨罟的漁人們。都守着自己的汎地。一面守候魚兒。一面望着自己。不住的交頭接耳。嗤嗤而笑。毛兒見狀。越法的氣憤起來。便儘力子撥動小船。直入罨罟圍中。恰好望着水面上。波紋亂蹙。呷啞有聲。毛兒料是羣魚大至。方好歹的停住小船。奮力掄開那網。正要下撒時。只聽四外衆漁人亂喊道。慢着慢着。你這廝。可是要作死。俺們等雁似的。守候了這半晌。你這麼胡鬧。驚走了俺的魚兒。怎的理會呢。毛兒罵道。理會你娘個口。水底魚。大家換。有你的。就有我的。說着。刷拉聲。掄圓那網。四外衆漁人一聲喊。喊聲未絕。但聞撲通一聲。水花濺處。浪湧如山。再瞧那支小船兒。早已底兒朝上。宕漾出百餘步外。原來毛兒。使得力猛。一下子。連人帶網。都落水中。慌得衆漁人。各奔罨罟。惟恐

已罩住的魚兒有失。叫聲苦。不知高底。只見毛兒在水中。拖了大網。便如哪咤鬧海一般。晃盪得浪頭多高。東到處。渾水一片。西到處。激泥亂翻。未及轉眼之間。大家所設的罾罟。一概都抉翻在水。飄飄搖搖。竟自順流而下。及至大家亂追罾罟畢。再瞧所罩的魚兒時。何曾還有一個。急望郝毛兒。却已駕船挾網。將次登岸咧。於是衆漁人。趕向毛兒家下。自然是都不答應。毛兒大怒。正要揮拳。却被其母喝住。只得作好事歹的。向衆人陪話陪禮。又估計衆人之所失。便將那大網抵賠人家。於是其母憤泣不食。這一來。將毛兒嚇慌。向他娘長跪之下。又泣道。老娘不必憂慮。你有這麼個長大兒子。難道還愁凍餒麼。咱雖沒得那大網。一般也能得魚哩。他老娘聽了。以爲他是勸慰自己的臊脾話。當時也沒在意。那知毛兒從此後。居然日日以鮮魚供母。贖得魚變得錢來。竟足供家中用度。並且所得的魚。都是活潑潑。徑尺金鱗。賣得好錢來。毛兒除甘旨供母之外。竟不斷的醺然一醉。他老娘見此光景。雖然歡喜。却又未免起疑。因爲左近村中。頗有一班飲博無賴。掛着偷摸的脚色。毛兒既沒得取魚之具。却能得到魚。莫非他也混入無賴羣中。這魚從偷摸得來麼。一日正在怙愒之間。

却聞有人叩門道。郝毛兒在麼。你訂打的傢伙錢。還不該給俺麼。老娘出去瞧時。却是鄰村中鐵匠王二。一見自己。却笑道。不當人子。却驚動了姆姆。便是毛兒哥。前些日。在俺店中。訂打了幾件鐵器。一向裏還沒給錢。他既沒在家。改日再說吧。說着。竟自慙去。當時他老娘。聽得鐵器兩字。便以爲毛兒訂打的刀攬之類。不由越法起疑。於是將毛兒喚到跟前。流淚道。你這孩子。怎的只管向下坡子溜起來咧。咱家世代是老實人家。你三不知的打那刀攬兇器。意欲何爲。怪不得你連日價無端的得魚賣錢。倘若是來路非正。突的不愁煞老娘。毛兒笑道。你老人家。胡吵的是甚麼。那個打甚麼刀攬來。俺是打了幾件取魚的傢伙。你老沒來由。却只管胡吵。說着。又取了酒瓶。跨將出去。氣得他老娘甚麼似的。却也沒奈何。從此便暗暗留神。一日毛兒吃得半醉。搖船又出。他老娘尾綴到湖岸上。只見毛兒正在一處臨水人家門前。靠定船兒。瞅瞅水面。却又瞅瞅那家兒。忽的面有喜色。自語道。今天來的幫湊。巧手在家。且好幹活兒哩。說着。逕從篷底。取出一束明晃晃的器械。向船頭一擲。鏗然有聲。接着便雙眉軒動。揎拳勒袖這一來。直將他老娘。嚇得一個整顛。止不住兩支腿子。索



索亂抖以爲毛兒。定是來邀喚那家的人。去合夥行劫。正要急喚毛兒的當兒。只見毛兒一聲胡哨。便有個兇實實的大漢。頭挽椎髻。穿了一身泗水的短衣。下露毛森森兩條精腿。從那家門兒內。直搶出來。一見毛兒。當卽撮唇一哨。一個箭步。跳上船頭。大笑道。今天東路上有彩興。毛兒哥。你破些力氣。我接着你的。咱旣幹一下子。就須值得。總要檢那肥肥大大的動手哩。說着。幫了毛兒。撥船向東。嚇得那老娘。幾乎跌倒之間。便見毛兒從器械中。抖手起處。却是一柄短柄鋼叉。刷一聲。刺入水內。便聞潑刺一聲。一道水暈。直冒出多遠。那大漢。一個蚱猛扎下水。竟從水暈處。提起一尾帶叉的大魚。拍的聲。拋向船頭。於是兩人。隨叉隨捉。毛兒且是叉不虛發。頃刻間。船行里餘。竟自捉得十餘尾。徑尺鮮魚。從此那老娘。方知毛兒沒得非法行爲。當時歡喜。自不消說。但是毛兒。雖有飛叉取魚之技。却不肯日日去取。必須待至魚錢都盡。他方去施展手段。人有問其所以然。毛兒道。俺取魚。有三種用項。一爲俺老娘甘旨之需。二爲俺覓醉之貲。三一件。便是滿太湖中。只有一個人。配吃俺的魚。綜此三項。用魚無多。俺何苦多取魚呢。人家聽了。問起太湖中那個人來。便大笑道。你這話。

端的不錯。那個人真配吃你的魚。怪不得你捉得魚。就送向那裏呢。原來毛兒幼時奉母。住往的日不舉火。却多虧太湖中那人。時加周恤。因此母子們十分感激那人。所以毛兒如此說法。這也不在話下。且說毛兒家居奉母。仗着叉魚之技。不愁吃著。倒也十分自在。其時鄰村中。還有一人名叫石老黑。這小子生得傻大黑粗。也好喝一盅兒。合毛兒既有同好。不消說。是時時銜杯。成了酒友兒。但是老黑醉後。却與毛兒不同。毛兒醉後。不過是使酒逞氣。對勁兒合人厮打。那老黑醉後。却有兩樁怪性。一是無論他老婆操作甚麼。或是在那裏作短工兒。他必須刻不容緩的捉得來。如此云云。一是穢罵街坊。有時興起。赤膊跳躍。兩個大賊眼。都似乎待滴血。提一把潑風似牛耳尖刀。嚇得坊衆們連大氣兒都不敢出。此人本是崇明海下一個鹽梟出身。精通水性。因爲拒捕。逃出鹽梟幫中。其時合他同逃的。有一人名叫宋忠。却携着老婆白氏。頗有幾分姿色。大家逃到半途。那老黑醉後。不知按住白氏。作了些甚麼事體。宋忠見了。自然是一百個不答應。那知老黑。一不作。二不休。當時便了却宋忠。居然合白氏成其夫婦。一逕的流寓在這白雲港鄰村中。村衆知其底思。因他是

個腦袋繫在褲帶上的脚色。所以都畏之如虎。惟有毛兒却不爾乎。因爲自己氣力足以降伏他。既合他是酒友。又是漁友兒。原來老黑精通水性。却有一種水底摸魚的能爲。單從那湍流迅急處。顯弄手段。有時合毛兒賭賽起來。又的又摸的摸。鬧得水面上白波山湧。倒也十分有趣。但是每逢兩人治魚。村衆們無不皺眉。因爲兩人得魚。覓醉那老黑便該離罵街不遠咧。也是毛兒合當惹事。一日白雲港村人們。因爲有些會事商議。照老例的定期釀飲。須用數十條鮮魚。那會首便尋毛兒。先把與定錢。尅日取魚。當時毛兒也沒有在意。不想時當暑月。湖水既渾。那魚兒怕水面上熱。都在水底潛伏。毛兒沿湖岸跑了一日。只又得七八尾魚。屈指人家取魚的日期。只隔一日。毛兒恐或悞人用。於是便想約石老黑摸取魚兒。幫助自己。當時携了魚叉。又隨手折了根長長的柳條兒。準備穿魚。一路譟呼。便向鄰村而來。剛一脚踏到村頭。只見許多男女圍定一個胖婆娘。哈哈的笑道。我勸你省些事吧。那廝成日價打街罵巷。逢着誰來合誰來。他又何曾管甚麼男的女的呢。今天他還算體面。不過只將你推個仰巴叉。前兩日。他在于老爹門首撒酒瘋。沒有脫出那東西來。向于奶

奶胡鬧麼。那廝性兒發作。是生冷不忌。你大嫂無論怎的不爾乎。總是個女人家。犯的着瞧他精着光着的麼。那胖婆娘這時是揉頭撒脚。氣得臉子紅蟲一般。前衣襟裂壞。露着兩支顫篤篤的大乳。光着一支大脚。一面指天畫地。一面向衆人噪道。不是你大家拉的緊。今天我就合那王八小廝幹上咧。他動不動。脫出他爹來嚇吓人。我先給他一口咬掉。他不忌生冷。老娘這裏還好。吃葷腥哩。說着拍掌道。你大家還不曉得哩。那廝欺俺老實。也不止一次咧。俺那門首墻角下。本有個尿窩子。每逢集市上。大家在那裏拴驢拴馬。溺得一榻糊塗。氣得我就墻上畫個王八。大家見了。果然就不再作踐。有一天我聽得又有小解的聲音。出去瞧時。正是那廝。當時俺說了他兩句。他便一瞪眼睛。道。你瞧這尿窩。是人屙溺的。是驢屙溺的呀。可是人家說的好來。好鞋不沾臭狗尿。俺當時也沒理他。不想今天。他醉貓似的橫不椰子。臥在俺門首。不但滿嘴裏胡罵亂捲。並且要向俺牀上（句）毛兒聽至此。料是老黑又嫖惱街坊。正在好笑。只見衆人鬨然道。你大嫂不要說咧。俗語云。老嫂比母。他便是向你牀上。也沒甚打緊。何況他（句）那胖婆娘忙道。你們曉得甚麼。說來也是湊巧。

俺年兒輩子不洗澡。恰恰的俺那時剛舀了溫水。脫了衣裳。你說呀。那廝一個虎勢。撲進來。愣從俺腿腋下鑽將過去。慌的俺抓衣抓褲。正在忙個不迭。不想他拍擦一脚。踹翻浴盆。接着便胡言亂語。硬向我要他老婆。請你大家白想想。俺可肯饒。一會衆人忙笑道。就是吧。那廝混賬。是沒法說的。你老嫂回去再洗澡。還不打緊。倒是先穿上那支鞋子。是正經哩。大家聽了。正在都笑。只見有一羣村童們。沿着湖岸。一陣亂跑。並拍掌噪道。你們都來看。石老黑又從稻地裏撮得他老婆去咧。毛兒聽了。料是老黑又劣性發作。這一耽擱。就須半日時光。正在躊躇進退之間。這裏大家合那胖婆娘。也便紛紛各散。毛兒望望天光。還未及午。一來時光拋掉可惜。二來。這將午的太陽。晾人如炙。只好且到老黑家歇個涼。探兒探光景。再作道理。於是趔轉身。便由街坊後身兒。偷佯行去。原來老黑所居。不在街中。却在湖岸竹樹深處。築了幾間草房兒。因爲他携了老婆白氏。流寓之初。便在此結廬棲止。後來要移向街坊。村衆們都怕他橫虎似的。便大家議定。不許他進村。老黑大怒。便挾刃跳躍。眼睜睜就要大鬧。都多虧白氏。從中攔住。因此便在湖岸上。久居下來。漸次的築起短牆前。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烹來下酒。因此一片漁譟雜作聲中。又夾着歡呼暢飲。便如一幅漁家樂畫圖一般。起初時。這所在衆漁戶因爲競爭治魚。時相鬥毆。有一次。毆殺一人。便死在一處石磯之下。說也作怪。狠穩平的水。流到磯邊。必要盤渦良久。方才汨然而逝。泗水的泗。到那裏。便覺脚似人拖一般。因此。大家就那石磯下。蓋了個尺許來高的小廟兒。以爲鎮魘。大家相戒。都不向那裏踏脚。從此便分出日期。各漁戶分班輪次。向那裏去治魚。方才免了競爭。不想競爭雖免掉。却又來了個大大的厭物。便是石老黑。因爲老黑摸魚。通不管甚麼所在。並甚麼日期班次。高興時。下水便摸。再高興時。竟脫得光溜溜。遇船便上。只顧寄放他的魚。更不管甚麼娘兒們。有一次。激怒衆漁戶。大家喊一聲。攢篙便刺。那老黑吼一聲。兩膊一展。早挾住兩根來篙。哧吧聲。脇下一夾。兩篙齊斷。大家越怒。正要奮力再上時。却被一人喝住。那老黑望見那人。也便不敢再逞強梁。當卽被那人數落一頓。命他從此後。不許赤着下體摸魚。並勸大家。不必與他爲難。從此衆漁戶。方合老黑相安下來。那人是那個。便是郝毛兒說的。配吃他魚。那人因爲那人。是太湖中的第一個主兒。生平義氣服人。說出話來。無人不。服。那時

適來散步。恰解了一場紛亂。但是那紅蓼灣。既是聚魚之區。又多風景。雖有石老黑。偶去討厭。依然逐日的熱鬧異常。且說這日。衆漁戶正在彼此的網罟踊下。歡呼亂躍。各船上的娘兒們。也都奔走撿魚。忙個不了的。當兒。只聽上流頭。口哨亂響。早有一支小船兒。直刷過來。大家不瞧時。倒還罷了。一瞧時。都各皺起老大眉頭。原來那船上。正拄着腰子。站定兩個討人的厭物。便是毛兒合老黑。毛兒是身穿漆布短衣。褲背負叉囊。右手挾一柄明晃晃的短叉。那老黑打扮。更爲別緻。挽一個鑽天錐式的髻子。上插一朵野花兒。穿一件棋子布單背心。赤起兩條虬筋盤結的健膊。下着齊膝短褲。衩。攪開兩條毛森森的精腿。一面價手遮陽光。順風胡嘯。一面向衆漁戶大喝道。你們這班鳥人。還不住手。難道沒長眼睛。瞧不見老子來摸魚麼。大家見了。正在一陣大亂。忙收網罟不迭。恰好水暈開處。潑刺一聲。那老黑一個猛子。以頭刺水沒入去。俗謂扎猛子。非精水性者不能。扎下去。頃刻間。蹬開水花。條條四暈。大家見了。惟有叫苦不迭。再望水中。要路上。設得許多的罾。斷時。早已盪挾掀翻。但。是老黑。都不管他。只管在水內燕躍鳧趨。正這當兒。但聽嘩琅琅。又環一響。白波翻

處。大家望見。不由又喝起彩來。原來船上毛兒。又已施展開飛叉手段。於是船上船下。各逞能爲。一個是叉不虛發。一個一個是隨叉所到。現出許多巧妙手段來。那白亮亮的逕尺大魚。却只顧向小船上拋。不多時。小船迴旋。將近石磯。望得衆漁戶。有的心下暗誚道。怎的天開眼。將這一對魔頭。被水鬼都拖下去。大家也好安穩。那知誚者自誚。那其餘的漁戶們。瞧得有趣。竟忘掉自己所事。只管替毛兒老黑。喝起連環大彩。因爲這時毛兒老黑。便似故意賭賽一般。叉的快。摸的也快。那老黑髻上一支野花兒。只顧在水面招搖。東出西沒。來往如飛。單趁向叉所到處。顯弄身手。初時。老黑還兼顧自己摸魚。後來見毛兒飛叉如梭。又到酣暢處。於是老黑哈哈一笑。便索性價沒身水底。單就那叉鋒所到。鑽出頭來。一面價拋魚上船。一面將叉擲還毛兒。大家但見明晃晃鋼叉。飛躍不絕。正在照得眼花撩亂。便見那石磯下一陣旋渦。接着便颼颼吹起一陣涼風。潑刺一聲。却有一尾二尺來長的大鯉魚。頂着那旋渦聚沫。直跳起丈把高。這裏毛兒喝一聲。一叉標去。剛剛的叉隨魚落。說也湊巧。恰好老黑從水中一冒頭兒。大家但見那魚從老黑頭上。平躡出數步之遙。倏的掉

入水中之間。那老黑却大叫一聲。手足齊刨。頃刻鬧得波濤如沸。猛的蹬開兩腿。噠一聲。沒入水中。瞧得大家正在都忙。不好了。但見百餘步外。水暈一開。登時泛起一道赤紅波紋。接着便是老黑兩腳上浮。正趁着水勢。向下一沉的當兒。忽見那短叉柄兒。猛的一現。可笑毛兒。還以為是老黑故顯身手。叫大家瞧瞧。一聲石兄沒喊出。咕嘟嘟水泡亂冒。那老黑竟自四脚哈天的直翻上來。但是咽喉上。却插了一把短叉。於是大家喊一聲。圍攏將去。從水拖出老黑細瞧時。早已死就成咧。當時大家大亂之下。先捉住凶手毛兒。自不消說。正七嘴八舌的講說報官。並知會尸親白氏之間。只見一人。由岸上茶肆中。徐步而出。向大家說得三言兩語。大家便一齊拱手道。你老說好便好。只要尸親依允。俺們且樂得的不管閒事。由你老辦理就是。不提衆漁戶。且喜去掉個討厭的禍害。當時紛紛各散。且說那人。既向毛兒問知誤傷老黑的情形。略一沉吟。卽命從人。由自己宅中。取到紋銀四百兩。便命毛兒撐船。並載了老黑尸身。自己在船上。又囑咐毛兒數語。便一逕的去見白氏。先一說毛兒如何失手。又死老黑的情形。那白氏一聽。自然是大哭之下。誓不甘休。但是那人。殊不理會。

直待白氏性兒鬧過。便一面命從人將那白花花的四整封銀。一齊打開。陳列於案。一面命毛兒坐向案旁。然後向白氏笑道。白大嫂。你且聽我說。橫豎人死。不可復生。毛兒誤殺你丈夫。衆目共覩。傷痕可驗。便是告到官中。只不過問個誤傷的罪名。如今俺倒有個計較在此。兩條道路。由你自擇。你如一定放毛兒不過。今毛兒在此。你兩個便赴公堂。你如爲此後生活打算。放掉毛兒。今有四百銀兩在此。大概也足爲你衣食之用。便請你一言決定如何。說着。向毛兒一使眼色。這裏白氏濕愔愔的淚眼珠。正隨着一團銀光亂滾。一時間。張口結舌。對答不得之間。却見毛兒擠擠眼睛。大嘴一裂。便笑道。石老哥。你且慢走。等我跟你去。吧。如今俺誤殺於你。別的且莫說。只是那裏再尋你這樣的酒友去呢。就這聲中。再瞧白氏時。早已向那人深深拜倒。便登時收了銀兩。反拖了毛兒。向老黑尸身前。乾哭起來。於是火雜雜一場人命官司。就此完畢。至於這慨然揮金。救了毛兒的那人。是那個。原來還是毛兒所說配吃他魚的那人。因爲那人。素知白氏。是被老黑姦拐來的。料他合老黑沒甚麼真正夫妻之情。所以竟以銀兩了結此事哩。慢表當時白氏埋葬老黑等一切繁文。且說毛



兒叩謝過那人。回得家來。向老母一說誤殺老黑。並那人出銀解救的情形。那老母聽了。好不感激。便道。兒呀。從此以後。你這身子。非我所有。便是那位恩公的了。將來看機會。總要報答他才是。我常說你弄叉取魚。終是險事。如今這場風波。若非那恩公援手。那還了得。依我之意。你從此不必再去治魚。便是給人傭工短作。養活爲娘。也倒罷了。毛兒道。娘說的是。從此毛兒果然出去傭作。他氣力既好。又復勤幹。凡有僱他傭作的。無不喜他。却有一件不妙處。便是他那份酒德。往往醉後胡鬧。合主家吵架而散。氣得他老娘甚麼似的。却也無可如何。一日。毛兒醉後。又合人打架。從那主家門首。一逕的打到街坊。正招得一街兩巷的人。只見一位老頭兒。用拐杖隔開毛兒。便喝道。你這廝怎的。這般潑皮。怪不得你老娘提起你來。便眼淚汪汪。來來。且到我家。我對你有話講哩。毛兒一望那老者。不由登時斂手。正是。

酒德之失。關心父老。託身王門。機遇亦巧。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好機緣傭工豫王府

賺杯酒絕倒郝毛兒

且說毛兒一望那老者。却是本村裏秦老爹。因歛手道。不當人子的。却又摹惱了你老人家。俺本沒吃酒。巨耐那廝。尋不着他的酒。只賴俺偷吃。其實俺不過晒了他個酒瓶底兒罷了。秦老爹笑道。不要說咧。且隨我來。於是兩人相將。去。原來這秦老爹。便是本村一個退役的地保。從先時。合毛兒之父。甚是相契。所以這當兒。還往往去。瞧望毛兒的老娘。他有個兒子。名叫秦立功。便在豫王府中。當了一名茶爐上的工頭。雖是個工頭。一年進款。委實不菲。因為王府中茶爐。不比尋常。另在一所小院。落中數十個茶灶。整日價烟火不熄。手下所管茶傭。就有數十人。不必說。尅落工賞。並柴草水擔上的開銷。狠是一筆肥實進款。便是年下節下。或遇府中有甚麼喜慶等事。立功弄一份水禮。上至師爺。下至二爺。外至常向府中走動的官員。內至內宅作事的管家婆。他一路邊關的。都去送禮起發。只那所得的賞錢。便有數千金。因此這時。秦老爹家中。十分寬裕。有時也稍為資助毛兒之母。順便到毛兒家。所以頗知毛兒酒德哩。當時毛兒。跟了秦老爹。方踏到秦宅門首。忽聞隔壁有婦人笑道。大嫂

閒時只管來吧。你輕易不來家。怎又忙得要去呢。真是王府裏出息人。你瞧你。不但又白又胖。但是頭兒脚兒。也都改了俏生模樣。卽又聞一婦人笑道。喲。大妹子。你別說咧。俺如今到不如你們了。你想咱們在鄉間。多麼自在。吃飽了。串個門兒。鬥個牌兒。大家到一塊。嘻嘻哈哈。真是自由自在。如今俺那口子。他偏把我撮到南京去。並且在王府茶爐院子中。那驚死貓兒的所在。真把我悶壞咧。刻下他因手下茶役缺人。成日價沒好氣。俺看不慣那搭拉臉子。所以到家望望這一天。俺還須去受罪。咱們改日再見吧。卽又聞先語的婦人笑道。阿彌陀佛。你瞧你穿的戴的。從頭到脚下。光滑滑。亮堂堂。俺們這怯眼瞧了。都起不上名兒來。虧你還說受罪哩。說話間。整出兩人。這裏毛兒望時。却是秦宅鄰家的婦人。送出了立功的老婆王氏。毛兒乍見了。不由望望秦老爹的雪白鬚兒。幾乎笑出。但是秦老爹。却不理會。早望着王氏。笑得兩眼沒縫。毛兒都不管他。便一面轉身。奔向王氏。老遠的一個大揖。一面細瞧王氏時。果然一張大臉。胖得賽過銀盆。描得彎彎的眉兒。梳得蓬蓬的鬢兒。本是一雙迷齊眼。如今只賸一縫。滿頭花朵。便如花娘子一般。穿一件洒花紬衫。高支出兩支。

胖乳。兩手腕上。叮叮噹噹。細瞧時。半斤重的攢花白銀手鐲。便戴了兩付。腰繫一條大紅宮緞百褶簇縷單裙兒。却就是腰身窄瘦。走起路來。兜腿露腓。再望到他脚下。却踏着一雙大紅滿幫花的大鞋子。吃虧了腳兒富胎。不但踹的幫兒着地。並且尖兒腆起。這時嘴內。噙着一根三鑲銀嘴的長烟筒。一面吸得烟氣騰騰。一面向那鄰婦客氣。忽望見毛兒。便連忙抽出烟筒。笑嘻嘻的迎將來。不想腳下一滑。幾乎栽倒。秦老爹便笑道。你瞧瞧。我說你到家來。不要施展這新鞋子。沒的趨了腳尖子。倒值的多。毛兒聽了。正偷瞧秦老爹一副笑臉兒。心下好笑。那王氏已趔到跟前。却笑道。你老人家。倒會說。真是上年紀的人。說話便顛吹倒打。橫豎都有理。昨天還嫌人那舊鞋子。不好看相。又說粗刺刺的磨人手。如今却又這般說。幾句話。不打緊。招得毛兒正在扭頭一笑。那王氏早將那旱烟筒遞向秦老爹。妙在秦老爹不但接過烟筒。登時吸得大烟小氣。並且笑吟吟瞧着王氏後身道。你只顧跑。並說話。還不快回回手兒哩。王氏聽了。連忙回手。這裏毛兒偏又瞧得分明。只見王氏裙後幅。有一處。却夾入肥臀縫中。正被王氏用手拖出。但是毛兒素知他翁媳。另有一番體己。勾當。當

時却也不以爲奇。只好儘力子忍住了笑。原來這秦老爹。當初當地保時。也是個無賴腳色。不知怎的。自兒媳入門以後。他便只顧尋他老婆的斜岔兒。後來被老婆覺得咧。恰值有一日。秦老爹因公出門之後。那王氏也走向娘家。那婆子曉得秦老爹今夜要蹺回。一定是鑽向王氏房中。怙愾一回。便想了個李代桃僵的計策。趁此要抓破他面孔。免得自己只管受氣。但是却恐秦老爹暗中摸索。也自辨得妍媸。倘或露了馬脚。未免大家掃興。沉吟之下。忽得妙計。挨至日落時分。便燒湯溫水。儘力子沐浴一回。只搓搽得皮膚都紅。及至水氣將乾。又用豆粉將渾身搽過。自家試摸摸。居然覺得滑不溜手。於是又忙忙的塗脂抹粉。收拾得香氣襲人。料理既畢。正要蹺向王氏房中。忽又想起一件要緊事兒。好在前些日洗腳。還有用贖那物兒。於是從榻腳褥下。摸出個小小紙包。便抖開來。洒入腳盆中。搯了溫水。自己蹲下身去。也不知洗濯的是甚麼。及至一切都畢業。已二鼓敲起。便忙忙掩門熄燭。逕就王氏榻上高枕而臥。這當兒。那秦老爹。却公事已畢。正在一個朋友家吃酒。在座的無非是些個鄉里無賴之類。大家一面吃酒。一面說笑。狗嘴裏本吐不出象牙。又有酒蓋了臉。

子。於是便亂談閨闈。口角津津。更細及牀第褻穢等事。秦老爹既聽得一時興起。又恐人談鋒既縱。說不定。便冷嘲熱諷的照顧到自己。倒不如溜之爲妙。於是便假稱酒醉。逡巡辭出。一路上。趁着酒興。並那股子勁兒。真是跑了個兩脚如飛。他素知他老婆歇困都早。並且死睡不醒。當時坦然不以爲意。便一徑的鑽入王氏房中。解衣登榻。既覺得王氏肌滑如脂。並且香氣襲人。至於那要緊的所在。更是妙不可言。於是秦老爹。致大興動。便一面儘力狂逞。一面搖得那榻子。吱格怪響。但是王氏却如啞子一般。不但一聲不哼。並且閉緊了一張嘴。偏那秦老爹討厭不過。這時手之所撫。身之所觸。都有狠有趣的着落。惟有一張嘴。閒得沒幹。就鬧出許多肉麻話兒。來喚王氏不應。不消說。便想用舌攻。要嘗嘗這玉津香唾的滋味。於是儘力子偎住王氏面孔。暫將那下面凸字。姑存凹中。這上面彼此的兩個口字。正要合成呂字之間。忽覺王氏儘力子一扭身兒。一把揪住自己。便罵道。你這天殺的好不作怪。怎的今天換了一張榻子。你便這般高興。須知老娘嘴裏還着不得狗舌頭哩。說着。就榻頭案上。揭開篝燈。秦老爹忙望時。那裏是甚麼王氏。却是自己的老婆。從此秦老爹。這

新臺之醜。才張揚開來。但是他翁媳。却不以為意。所以這會子。兩人在街坊上。還有些搖曳生姿哩。且說毛兒。當時忍住笑。隨秦老爹等。暫進宅內。就客室坐了。那王氏俏擺春風的自行入內。這裏秦老爹便道。郝毛兒。你這麼個長大漢。儘管在街坊上醉後廝鬧。端的也不像回事。便是前些日。你老娘還向我說。遇有機會。叫你立功哥。把你帶出去。無論怎的。總比在家傭工強的多。如今機會倒有一個。便是王府中茶爐上茶役缺人。憑你偌大一個漢子。到那裏。怕不得意。只有你這嗜酒的毛病。却叫人放心不下。須知王府裏。非同尋常。你若醉後闖出事來。那還了得。前些日。俺將這事體。也曾向你老娘說過。倒招得你老娘恨你不成材。只是落淚。而今你倘能戒酒。只明日。你大嫂（指王氏）便赴南京。你便跟他去。倒是方便哩。正說着。恰好王氏端茶。暫入。因笑道。這個機會。真是再好沒有。你去了。也好給俺們照個眼兒。諸事方便。便是你立功哥。何嘗不好喝一盅。但是他自戒酒之後。不但吃得又白又胖。便是無論幹起甚麼營生。都是勁頭兒十足。這是瞞不過我的好漢子。須有咬牙忍勁兒。難道那酒便是飯。不吃便活不得麼。秦老爹笑道。正是。正是。這話兒。由你說出。就叫

人聽着入贖。因笑顧毛兒道：你果能從此戒酒。今天便在我這裏。大大的喝一場子。明日便赴南京。如何說着。只見毛兒早已黃豆大小的眼淚。直掉下來。便哽咽道：俺因好酒。叫俺老娘並你老人家。如此掛心。可還是個人。俺從此戒酒。便赴南京。就是不提當時毛兒。謝過秦老爹。回得家來。向老娘一說此事。母子歡喜。且說王氏。次日裏。携了毛兒。暫回南京。那立功見了毛兒。又囑咐許多言語。便命他執役灶上。專管內院的茶水。這本是立功一番好意。因爲這檔子差事。得的賞賜錢。比別人多些。那知毛兒。只幹了四五日。便支持不得。因爲內院中了頭僕婦。成羣搭夥。不是你洗這個。便是我洗那個。不但白日裏。穿梭似來取熱水。便是三更半夜。不定想起洗甚麼。要緊物兒。說聲要水。便須立時就有。直將毛兒。盹困得昏頭搭腦。通不得睡。所以支持不得。當時立功沒法兒。只得另換一人。却命毛兒去管水甕。那知管水甕。雖不熬夜。却須起大早兒。因爲水夫進水。都在鷄聲初唱。每人擔水。都有水牌。交管甕的立時核算。立時發錢。這起早。還不打緊。惟有核算一事。却把毛兒給難住咧。當時弄得七亂八糟。滿院中擠了許多水夫。通沒分曉。那立功。見不像話。只得又另易他人。且



命毛兒去執雜役。這事兒毛兒雖然去得。不想沒過得個把月。他却犯了老毛病。因為執雜役人們。不時的向大廚房中溜。那大廚房中本是米粒狼籍。肉山酒海。餘下的殘殺酒。正愁沒處放。便把來給雜役人們。那雜役人們得了這項下山虎（俗謂餒餘也）便如臨潼鬥寶一般。大家擺列起來。大吃大喝。俗語說得好。好酒的架不住三讓。起初毛兒却還拿定主意。合了眼子。不敢去瞅酒。却當不得那香氣。只管鑽得喉嚨內痒。悻悻。賽如小手撓的一般。於是試吃一杯。以為無礙。經人一勸。再饒上一杯。少時。又自勸自的道。俺索性再吃一杯。那個王八蛋。從此後再吃酒。哈哈。說也不信。自家罵聲。只管未絕。不知怎的。那酒杯。會湊向自己手中來。咧。於是一杯一杯復一杯。直吃得兩眼都瞪方才罷手。那立功曉得了。好生不然。便喚過毛兒。數落一頓。毛兒當時也知唯唯認錯。但是開了酒戒的人。便如寡婦壞了貞操一般。既已嘗着甜頭兒。再要新從不偷嘴。却是難的。於是毛兒酒德。官復原職。沒一日不。合人吵嘴打架。這其間。却累煞了立功夫婦。氣得立功。便要攆掉毛兒。那王氏婦人家。究竟心腸是軟的。便向立功道。咱爹既將毛兒託付給咱。若攆掉他。須使不得他。

這犯舊病。都是那羣醉貓們引誘的他。如今咱房屋後面。那個看柴房的劉小子。整日價。擰眉掉嘴。見了我。便沒說強笑的。只顧蝸螫。我瞧那小子。便不是塊好肉。有一天。咱兩個困覺晚些。次日。我瞧屋後牆上。却有手指挖的窟窿。這準是那小子幹的營生。你想想。這是怎麼回事呀。咱何不擰掉那小子。叫毛兒去看柴房。他離了那羣醉貓。就許不犯病哩。劉四聽了。也覺得逐掉毛兒。心下不忍。於是便聽了王氏的話。卽命毛兒去到自己住房後。看守柴房。那王氏放下心來。一面將後窗兒。糊得老厚。自以爲千妥萬當。這時。方在暑月。王氏有兩罈體已酒。本爲夫婦夜飲之需。因熱天。怕酸壞。便把來放在後牆外牆陰下。又因這時毛兒。又已罵警戒酒。所以也不慮他偷吃。過了數日。那毛兒。居然循規蹈矩。克盡厥職。只不過有時尋茶傭們。談個天兒。王氏見了。方在暗喜。不想一日早晨。王氏揉着頭兒。黃黃的眼圈兒。拖着鞋子。手持一件褥單兒。一面揉搓得白屑落地。一面向前牆外曬竿上。晾正這當兒。恰好一個茶傭。合毛兒。擰過。那茶傭望望王氏。又望望毛兒。忽的嗤然一笑。毛兒却繃起臉子。沒事人似的。擰過數步之外。却聞茶傭向毛兒小語道。今晚不消說。你又有誑酒

吃的材料了吧。毛兒掉頭道。少說閒話。王氏聽了。不由心下怙懣。以爲毛兒或又是偷偷吃酒。日西時分。正要暗喚毛兒來。究問其故。恰值茶灶上事體忙碌。立功只管。盪來盪去。王氏恐立功曉得了。又要逐掉毛兒。只得待至晚間二鼓時分。恰好立功有事外出。王氏曉得毛兒每至晚間將歇時。必要尋茶傭們說笑一回。以息勞倦。於是便悄悄趁去。方一脚踏近茶傭室外。便聽得裏面喧笑如潮。就牕際向內聽時。不由且氣且笑。正是。

傭保羣居。駭豎獵酒。談言微中。下酒一斗。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衫。想是權當那褥單的比。示衆茶傭們。却圍攏在酒案旁。都笑得前仰後合。瞧得王氏。又氣又笑之下。情知自己許多醜態。三不知的被毛兒偷張去。却把來當笑話。換人酒吃。當時想喚出他來。數落一頓。又覺得怪不好意思的。只得暗唾一口。逡巡暫回。忽的想起毛兒。準是夜夜偷後牕下的酒吃。所以纔偷瞧把戲。想至此。忙就那兩罇酒一瞧。果然業已空空。從此王氏料毛兒酒德難改。便合立功商量。正想送毛兒回家之間。不想一貨有一主。又搭着毛兒。酒星照命。沒過得三兩日。毛兒竟得其所哉。咧。原來這時疲張。在王府中。正在縱酒佯狂。便如瘋漢一般。有兩個書僮兒。都被他罵跪打跑。一個是爲燙酒太熱。盪了疲張的嘴。一個是爲疲張醉後用夜壺。托出淹搭搭的東西。愣叫那書僮給他向壺嘴內塞。可巧那夜壺。在院中牆根陰花下放。着。不知怎的正壺嘴腔兒內。爬了個小蚰蜒。一下子。螫得疲張山嚷怪叫。所以那書僮又被罵跑。這當兒。疲張正缺個書僮。府中人們。便想到毛兒身上。一來是替立功安插毛兒。省得巴巴的送他轉去。二來是疲張酒狂。大家都恨得牙痒痒。便想與他尋這麼個漂亮書僮。他兩個湊到一處。不消說。定有笑話可觀。於是尋着立功。一說

此意立功自然樂從。從此毛兒竟作了疲張的書僮兒。登時間氣象一變。因爲疲張見毛兒既與自己有所同好。又落落拓拓的。有些與衆不同。這一來。倒合了自己的脾胃。當時一見之下。不由大悅。先賞了毛兒幾杯酒吃。又見毛兒還穿的是茶傭短衣。便將自己穿破舊的幾件行頭。都賜與毛兒。是一頂其大無外的軟胎瓜皮帽。却沒得帽結兒。一件又肥又長的大袍兒。毛兒身量矮。只好用腰帶提繫着。胡亂穿上。便如蓮蓬老一般。兒童用蓮蓬扎結之戲具也。那一件便是一雙一寸厚底的雲頭破福履。這三件行頭。毛兒一齊上身。不打緊。遠望去。不似三疑計裏的那書僮也似打櫻桃中的那狗才。三疑計打櫻桃皆劇名。毛兒跟了疲張。搖搖擺擺的出府入府了兩次。險些兒沒把府內人們嘴都笑歪。但是從此以後。大家却落得耳根煩吵。因爲疲張醉後話是多的。巧咧。毛兒醉後一張嘴。更不肯閒。又搭着疲張那時。方在落拓。好不容易尋些酒錢來。三不知的便被毛兒摸去。替他沽飲。及至疲張查問起來。那毛兒來得更老氣。只馬馬虎虎的道。甚麼你的我的。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難道你打酒吃在肚裏。便不變泡尿溺掉不成。氣得疲張正在乾咕眼。那

毛兒業已一溜歪斜。又去睡他的自在覺。便在這鼾聲大作之中。疲張是喃喃亂罵。吵得府中人們甚麼似的。方怙憊疲張生氣。定將毛兒逐掉。留意瞅時。却又不然。疲張不但罵後便罷。更有時就書館中。合毛兒相對銜杯。疲張吃到醉際。便又喃喃的罵聲漸作。妙在毛兒。殊不理會。有時也回敬兩句。說也奇怪。那疲張罵聲。登時便住。從此王府人們。方深悔不該作成這兩個醉鬼到一處。轉給大家添了許多煩惱。沒奈何。只好由他。及至疲張時來運轉。得承豫王敬禮時。毛兒在王府業已一年有餘。彎刀遇着瓢切菜。伺候疲張。竟自相安下來。只不過歲時間回家去。望望他老娘。並那個配吃他酒的人。疲張既得地。毛兒自然是也走旺運。那鑽疲張門路的人。自然在毛兒跟前。加以點綴。毛兒既腰包充裕。便不斷的購尋甘旨。並時新等物。去孝敬老娘。並那人。於是立功夫婦。便從容向毛兒道。你瞧張師爺。已成了大人大位。將來一帆風順。還不知鬧到甚麼地位。真是運氣能領人。你瞧人家。雖還是好酒。却與先大不相同。咧。每天價替王爺辦多少正事。你如今跟好學好。也應少吃酒纔是。趁這機會。積起幾個錢來。一來孝敬老娘。二來準備將來娶房媳婦兒。豈不甚好。毛兒



聽了。當時極口唯唯。但是沒過得三五日。依然是偷摸吃酒。因爲這時疲張書房內。名酒羅列。都是人家餽送的那毛兒。不禁不由。每至晚間。即便醺酣一回。可巧這日晚上。疲張因被月仙絆住。夜分未回。那毛兒。一面在書房守夜。一面開了兩瓶酒。又取了些下酒物兒。順着脚子。就便疲張辦公的座位上。坐將下來。吃得兩杯。從新的別亮燈。一面將疲張所辦的公牘。夾七雜八。推翻一案。一面暗想道。幹鳥麼。可笑前些日。立功兩口兒。沒來由向我嘀咕。說是積錢娶媳婦。俺有錢。只有給俺老娘用的。娶那東西作甚。語俗說得好。娶了媳婦。忘了娘。可憐俺老娘。辛苦半世。拉把起俺來。俺豈可因娶媳婦。缺了俺娘的供養呢。千萬不可錯了主意。有錢還是給娘花吧。想的得意。連連舉杯。少時。忽又怙愒道。慢着。我想媳婦這物兒。想來也是不可缺的東西。如今俺在此。不愁不發大財。將來回到家。積起許多錢。怎樣銷發。也定要作起一份人家才是。既作人家。須有老婆。那麼立功兩口兒的話。也狠有道理。但是說到娶老婆的話。可就難了。第一樣。他先須曉得孝順俺的老娘。第二樣。他不得管我吃酒。第三樣。他還須長得像個人兒似的。不要說怎的俊俏。要緊的頭兒脚兒。總須煞煞。

利利。站在人前。走上街去。方像個財主奶奶模樣。不然。頭似草鷄窩。脚似死耗子。不場我毛老官的枯麼。但是要這三樣俱全。恐怕搨着燈籠。沒處去找哩。於是怙憊之下。一瓶酒早已入肚。聽聽書房院外。頗有奔走傳呼之聲。毛兒都不管他。跟手兒。又打開一瓶。嘴對嘴灌了一氣。一時間思潮起落。又復接續。暗想道。這三樣俱全的。既不易找。沒奈何。只好將就些兒。說到將就。這老婆却有的是。俺還記得俺十五六歲的當兒。因家中沒得柴木。整日價去到西坡草地內割草。偏那後街上李大孀的閨女大環子。也背了草筐。不斷的向草地踏脚。有一天。天氣熱。俺兩個歇臥林中。便將草筐。作了枕頭。不知怎的。那大環子。却越熱。越向我身上擠。擠來擠去。俺兩個便都有些非擠不可的光景。從此俺兩個。每日總要在草地裏熱擠一回。直至天氣漸涼。又恰值李大孀。携了大環。搬向鄰村。俺兩個擠方罷手。不知怎的。倒弄我從此不敢向草地內去。因爲一到草地。便想起大環擠的有趣來。如今俺聽說。大環還在未嫁。這是一個了。俺又記得村東頭。蠶湖沿住的吳寡婦。只大得俺一兩歲。生得模樣兒。福胎福相。且是大樣。不知怎的他見了我。便有說有笑。也是有這麼一天。俺記得也是

熱天光景。忽的落了一陣暴雨。那時俺正慙過吳寡婦門前。恰見他淋得水鷄子似的。抱了一束柴草。由屋後跑來。順着鬢角兒。只滴水。穿的單衣褲都貼在身上。因跑得慌張。剛踏上階石。却將鞋子脫落。這一來。不好了。不知怎的。他向我嗤的一笑。又不知怎的。我便模糊給他拾起鞋子。偏偏那雨。也會湊趣。越法的瓢潑一般。他既脫了鞋子。走不得。只好我去扶了他。兩地裏住不得脚。只好俺兩個同入屋內。彼此既都是渾身衣褲濕。只好就用那柴草烘烤。既是烘烤。只好彼此脫個精光。既是都精光。只好你看我。我看你的。嘻嘻的笑。既是嘻嘻的笑。只好彼此的摸索着頑。既是摸着頑。摸來摸去。只好（句）哈哈。有趣得緊。當時屋外那雨。只下得翻江倒海。俺兩個通不覺得。從此以後。那天便是不落雨。俺兩個隔個三天五日。便那麼只好一回。如今那吳寡婦。還在家下。這又是一個了。如今怙愾起來。却叫人沒法擺佈。他兩個都可以作俺的老婆。但是要那一個好呢。難道都娶來不成。俗語說得好。一槽上拴不得兩個叫驢。與其多討老婆。找架打。還是有錢孝敬俺老娘。再不然。積起錢來。設法兒報答俺那位恩公。才是正理。想到這裏。心下怡然自得。便舉酒瓶。又是一氣。

一時間酒意上湧。放下瓶。抱頭伏案。正要盹去之間。只聽室外一陣價靴聲。禿禿似已入來。便有人擊案大呼道。起起。王爺來尋張師爺來咧。毛兒抬頭一望。不由大驚。正是。

名王夜出。僮僕醉倒。兩般思潮。一樣懂擾。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徐 碧 波 著



鄭 逸 梅 校

徐君碧波，善摹銀簫舊主之文。纏繇馨逸。傳誦一時。此書計小說數十篇。生面別開。讀之如啖諫果。茲已出版。定價四角。愛讀徐君文字者。幸勿交臂失之。

第十回 聞偵報豫王尋疲張 策太湖智士料鄧俠

且說毛兒。睡眼迷離的。抬頭一望。只見提燈照處。有兩個僕人。業已引着豫王。蹙臨案前。並且面含怒色。當時毛兒。嚇得一個整顫。腿子一軟。本想急忙跣起。不想屁股纔欠起。向後一仰。反端正正的坐將下來。並且百忙中。抓起酒瓶。要藏。手兒一顫。又已摔碎在地。這一來。倒招得豫王。掀髯一笑。這時兩僕人。早將毛兒撮下座。跪伏於地。既至豫王。詢知疲張還在未回。不由面現驚怒之色。便一面命一僕人。速去傳令。着本府衛士。火速價分頭去尋覓疲張。一面喝毛兒道。你這廝。好生該死。既是張師爺夜深未回。你如何不早向我報說。毛兒聽了。正在戰抖抖的叩頭不迭。那豫王。早轉身蹙出。便聞滿府中。傳呼奔走。衆衛士紛紛出發起來。於是毛兒。酒也嚇醒。便忙忙抓了個提燈。一逕的攙入衆衛士羣中。一閃而出。他曉得疲張。每至晚半晌。便向五柳居踏脚。便領了衆衛士。先到那裏。大家人喊馬嘶。提燈照耀。倒將五柳居的店婆兒。嚇得從被窩中摸褲不迭。既不見疲張。衆衛士忙又分頭。尋向他處。那毛兒落後。却因聞五柳居左近人說。疲張被一個媳婦子。撮向家去。所以他才直尋將來。至

於那豫王。因何夤夜間。急覓疲張。却因當晚。忽得一路偵騎。這報告。說是甯波地面。要路關卡上。曾見五六個。背包。摺傘的。雄健男子。到得旅店中。譟呼飲酒。又時時的。此入彼出。行踪閃爍。盤詰起他們來。只說是向海下普陀山。朝山進香的香客。但是這班男子過去之後。前路上。却連出了兩起大劫案。因此當地官吏。頗疑惑這男子們。或就是大鬧洞霄觀的刺客們。現在方著意查拏。期在必獲哩。當時豫王得報。且信且疑。因欲向疲張商量。所以才親身到疲張書房中哩。以上所述。便是這醉僮毛兒的出身來歷。並來尋疲張之故。哈哈。這段橫雲斷嶺的筆法兒。說實了。不覺短咧。但因毛兒在下文中。頗有關係。必當給他鬧段兒。詳細小傳。文勢如此。不可草草揭過。並非無聊之筆哩。閒話少說。書歸正傳。且說當時月仙。慙入廚下一面。整治茶水。一面却聽得耶湛向疲張細說五刺客的踪跡。先述說自己所聞見。然後又述說李志所聞見。聽得個疲張。倒一聲不哼。末後却哈哈大笑道。俺這裏也。正揣度着那班刺客。一定託迹在當地豪家。今果然奔向太湖鄧伯通處。但是俺却沒想到刺客們。便是祁六公子。並魏耕等。如今事不宜遲。俺便當速速回府。向王爺報說一切。並料

理掩捕之事。耶兄同李志告密的稟呈。倒不必忙着去遞向官中。倘若走漏風聲。倒爲不妙。因爲鄧伯通。是馳名大俠。他的耳目黨羽。這南京地面。想也是多的哩。月仙聽至此。正在頃耳。恰值灶上水壺沸的一聲。月仙忙提來泡茶之間。却聞正室外間。酒壺響動。並那毛兒哞的聲。長出一口氣。便如老牛一般。月仙聽了。也沒在意。便端了茶盤。剛一脚踏入至室。只見毛兒。正直挺挺的坐在那席牘殺酒案旁。一面向着裏間兒。顛頭播腦。一面拎着酒壺。向嘴直灌。並且將那所賸的許多狗肉。用沾布（俗又名代手。卽拭案之油巾。）包作一大包。置在肘下。一見月仙入來。却拍的聲撒下酒壺。接着便大喊道。喂。師爺還不快走。既有捉拿鳥刺客的勾當。如何還只管閒磕牙兒。月仙見了。正在好笑。却聞疲張喝道。你這廝。怪嚷怎的。這是甚等事體。也是你胡言亂語的麼。說着履聲響動。似已跼起。便聞耶湛道。張兄既說是告密稟詞。不忙。俺合李志。便靜聽您的消息吧。但是掩捕刺客。須速速料理爲妙。這時月仙踏入裏間。却見疲張耶湛。都已跼起。方才置茶於案。却又聞毛兒一撒酒壺。喃喃的道。他媽的。難這爲些狗肉。湊弄得五味俱全。俺且把將去。給俺老娘吃。月仙聽了。不暇理。

會便笑嘻嘻捧過一杯茶來。疲張笑道：俺不吃咧。俺這便速回王府。大嫂等但靜候佳音就是。說話間，三人盪出一眼，却望見那毛兒正向懷中亂揣那包狗肉，招得月仙格格一笑的當兒，疲張却正色向月仙夫婦道：「郎兄等，別瞧俺這書僮兒，襪襪得可笑，却又一件最能孝順他老娘。凡遇有可口新物，他便藏起來，以待歸遺其母。有時節，他更不管忙閒巴巴的，將所得新物送回家去哩。」毛兒聽了，正在一翻白眼，狠狠的望了郎湛一下。月仙便笑道：「既如此，這案上菓餅等物，都也可口，何不也將些去呢？」疲張聽了，一面笑，一面喝起毛兒拾了提燈，正要匆匆拔步，忽聞宅外馬蹄如雷，接着便提燈照耀，直蹚入一班衛士。原來有一班衛士從他處尋覓良久，又折回五柳居左近，也聽得人說疲張現在這裏，所以也尋將來，不提這裏郎湛夫婦送客回頭高興之下，又相與吃了幾杯醃酒兒，即便携手登榻。一面撥雨撩雲，一面且尋那松江太守的好夢，且說疲張被衆衛士撮上馬去，一路上燈火如龍，直奔王府。須臾到門，只見燈火如晝，府中人們出出入入，果然像儉有介事體似的。疲張都不管他，當卽下得馬來，命毛兒提燈前導，匆匆蹚入。剛一腳踏到書室院門外，只見裏面



燈火輝煌。僕從鵠立。並有兩個護衛。各跨腰刀。列立在門外。一見自己到來。連忙迎上。悄語道。張師爺。您可轉來咧。那會子。險些將王爺急壞。如今王爺料是您將要轉來。所以現在裏面相待哩。疲張一面點頭唯唯。一面慙入。當有僕人。飛步入報。便聞豫王在室內大笑道。張先生。端的好酒興。忙得疲張。連忙趨進書室。裏間兒軟簾開處。早望見豫王。端正正坐在裏面榻几旁。禿着頭。腳下的薄底軟靴。有兩個內人一色的晚裝便服。侍立左右。那豫王正在舉杯品茗。一見疲張。慙進即便置杯。站起。便笑道。俺今晚到有攪先生酒興。咧。皆因有些急務相商。所以特地尋先生轉來。咱且慢慢細談吧。於是疲張唯唯之下。當即就坑几下。首落坐。及至聞得豫王述出所聞偵騎的報告。一席話。疲張略爲沉吟。便笑道。好教王爺得知。俺今晚。倒因在外吃酒勾留。無意中。得了些刺客的消息。比起王爺的所問來。倒確實些。惟今之計。當請王爺示下。速去掩捕爲要。豫王欣然道。先生所探得的消息。自然不差。俺所聞的。姑且不必理會。快請先生將詳細說來。再斟酌掩捕之事。疲張聽了。正在唯唯。却聞外間唵的一聲。接着火光一亮。便有兩個僕人跑進來。合毛兒喊喳了兩句話。疲張問

時却是毛兒撞翻了地下置的提燈。以致燈籠皮竟自燒掉。當時疲張。瞧着兩僕出去。便向豫王一使眼色。豫王會意。便命僕人護衛都退去。只命毛兒在外間伺候。這原是疲張仔細之意。恐左右人聽得機密話去。府中人多嘴雜。倘若洩漏於外。不是要處。那毛兒悶渾渾的。只知吃酒。是不消防備的了。（絕倒）那知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也是天心未死。遂使羣俠脫難。存一脉正氣於天壤。閱者諸公不要忙。下文出自見。且說疲張。當時向豫王將郎湛告密的一番話。詳細從容說罷。聽得豫王且驚且怒。因拍膝道。怪得這班兇徒。如此大胆。却又是祁六等作耗。不知又結合了一班甚麼人。竟這般胡爲。其中又有一女人。更爲可怪。這祁六合魏耕。本是久經官中名捕之人。不但不知避迹。還敢恣意猖狂。這兩人不除。真是地方隱患。便是那個女人也好生了得。當時在洞雲觀。若非俺身手捷疾。竟自險遭不測。俺記得往年嘉定地面。有一夥弄兵抗命的人們。頗爲披猖。雖經官兵掃滅。却也傷損許多人馬。當時那稱兵首領。便是個女人。名叫謝曼華。守城多日。時時的夜出斫營。咱們官軍中驍騎健弁。被他三不知割去腦袋的。也不知有多少。後來嘉定城破。那女人在逃。一

向輯捕未獲。莫非兇徒中那女人。便是謝曼華麼。疲張道。王爺明鑒不差。那謝曼華。雖是個風塵賤業中的女子。却豪俠自喜。名聞一時。料他合那六等一班人。定然意氣相投。所以結黨胡鬧。小可自投效門下以來。便聞得他的大名。此人雖是一巾幗。却劍術如神。心雄萬夫。王爺不可小覷於他。端須趁此時。一網打盡。也免得他再向他處滋事。(爲後文遙遙伏脉)但是如今太湖中鄧伯通。也是江南第一豪士。今欲去掩捕那班刺客。不知王爺高見。作何計較。說着。拈起幾根黃鬚兒。目視豫王。微微而笑。這時侍立的兩內人。一個站在豫王身旁。瞧着疲張顛頭播腦的神氣。抿嘴而笑。一個給豫王斟上一杯茶。方要退下。却見豫王神眉一挑。大聲道。哈哈。驚得那內人。身兒一歪。幾乎閃到疲張懷內之間。豫王便道。先生怎的這般沒抽展起來。如今兇徒們。既在太湖。還用甚麼計較。俺這便命人去帶兵掩捕。圍剿太湖。諒那彈丸之地。他們能逃向那裏。怕不是甕中捉鱉麼。一言方盡。那疲張却拈鬚一笑。說出一片話來。正是。

望望太湖。兵威可假。危哉羣俠。千鈞一髮。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趙煥亭先生傑作

## 不 堪 回 首

寫軍閥映國……怒髮冲冠 寫政客陰謀……目眦皆裂

寫賄選怪狀……笑其醜態 寫戰地慘劇……不忍聞睹

真民國以來政治舞台上之大新劇

本書取材。全係近十年來。目擊之事實。薈集朝野上下之祕聞。新舊社會之現象。自達官顯宦。以及販夫走卒。一網收羅。形形色色。有不可思議之妙。可稱無奇不載。有聞必錄。閱者非但隨時消遣。且可知內亂政變之背景。事出實在。非嚮壁虛造者可比。陶社會愛情武俠各體於一爐。近代小說中。可謂首屈一指。精裝二冊。定價一元。特價六角。外埠郵費加一。

第十一回

索刺客掌中畫策

攀勢要裙帶得官

且說疲張。當時聽罷豫王之話。便拈鬚笑道。王爺不可逞一時之怒。便遽然發兵去捉。一來王爺此時。治理江南。極力用懷柔之道。尙苦民氣不馴。頑梗屢作。今冒然興師。有擾地方。豈不徒斂民怨。人心怨讟。以後爲政。便越法捍隔。二來鄧伯通梟雄之尤。今所以自甘隱居者。雖是力不能逞。亦因王爺之雄才大略。並素日威名。他一時難測高深。所以僻居水濱。自甘退處。今不當因數兇徒之故。便張皇動兵。示渠以度量不廣。倘渠因此有輕覷王爺之心。暗地裏號召黨徒。發生事端。恐爲禍之烈。更不可測。三來兇徒等雖聚太湖。其耳目多人。未必不散在四外。以偵官中消息。今遽然發兵。竊恐打草驚蛇。脫走兇徒。反爲不妙。依俺愚見。王爺只須暗調心腹親軍。一面大張告諭。只說是向某處調換駐防。却一面價分佈在太湖各要路。專備截拿湖外。既安置好。便可先命那太湖廳當地官吏。賞了王爺手諭。諭曉伯通。令將諸兇徒獻出。不但免其罪。並且有不次之賞。且看鄧伯通。怎生光景。再作區處。萬一伯通如命獻出。不但罪人斯得。王爺並可趁勢收服了鄧伯通。便命他去轉相招致江南豪俠。

那時王爺怕不高枕而臥。卽不然。王爺搜捕兇徒之諭。既到太湖。諸兇徒勢難再匿。那時湖外各要路。都有準備。只須以逸待勞。便可成功。比較着兵勦太湖。不事半功倍。麼再者。還有一層。凡事不可冒昧。據耶湛所見。是祁六等曾合伯通夜遊湖中。他們都是講意氣一派的人。偶然同遊。亦是嘗事。若說祁六等。必主伯通家。這還是揣測之詞。未有確據。因爲太湖中。地面甚廣。到處事都可隱伏。今若遽然發兵。去驚擾伯通。搜查其宅。若伯通是尋常人。原無不可。今伯通乃一時豪士。却恐激怒其黨徒。後患方長。如今王爺方想懷柔江南。不可不深思遠慮哩。疲張說到這裏。不由手舞足蹈。狂態大作。跟手兒向賴兒上一搔。却是兩個肥肥的大虱子。招得兩內人正在背面匿笑。却聞外間槁扇上。碰的一聲。兩內人偷眼瞧時。却是毛兒因盹睡。一頭撞在槁扇上。正在望着裏間兒。一面撓頭裂嘴。一面望着屋樑。若有所思。那案上置的手罩蠟燈。結了個紫漆顫微微。鬼眼似的蠟花兒。正在禿禿閃動。恰好院中捲起一陣夜風。吹得戶牖微微作響。瞧得兩內人正在相視微笑。那豫王却突的一拍大腿。大笑道妙妙。先生計畫端的面面週到。便是那鄧伯通果能獻出那班兇徒。咱正

好趁勢收服他。真是一舉兩得之計。如今事不宜遲。先生且自歇息。待俺明日酌選親軍。並飛諭太湖廳。一如先生之計辦理便了。說着。跣起。便命兩內人。提燈引路。轉入內院。這裏疲張。送得豫王回頭。又沉思回料。理太湖之事。忽想起有件公牘。還未批發。就書案上尋取公牘時。只見一堆文件。翻亂得如亂屎一般。又有一支酒瓶。碎在座旁。疲張料是毛兒偷酒吃。幹的營生。大怒之下。起尋毛兒。却又影兒沒得。逡巡間。蹇入毛兒所居的下房。一瞧。不由到好笑起來。暗想道。這呆子。真是放不住隔夜。的屁。他房中所蓄食物。都已沒得。這不消說。定是連那包狗肉。連夜價孝敬他老娘去了。不提這裏疲張。自去掩了院門。欣然就寢。並那豫王。明日裏。火雜雜遣兵調將。許多情形。如今且說那太湖廳廳官兒。姓朱。名異。吏員出身。本是北京一個破落戶的子弟。專講究吃喝頑樂等事。並蹇得好脚毬。彈得一手好琵琶。問起官箴吏治來。却一概不懂。在北京部裏。當吏員時。日高三丈。方纔起來。再向茶館中。聞聞鼻烟。街坊上。遛遛畫眉。到部裏。少坐一回。便算是畫到已畢。人家見他那頑劣。拉腔甩大鞋的樣兒。便順口兒。叫他作朱大鞋。他在部裏當差。本應早就外放。無奈他累次的將

應補的缺。賣給人家。雖賣得大錢來。不消幾日。他便隨手而盡。有時被他老婆許氏。數落得只管掉淚。他却一聲也不敢哼。原來他老婆許氏。是個伶俐俊俏婦人。既稍有奩貲。又機警能事。所以朱異十分怕他。便是朱異忽的到江南來。得這太湖廳的肥缺。也是他老婆許氏之力。說起這情節來。也是一段小小趣聞。原來滿洲人。初到北京。頗不諳本地土語。尋常上街市。購買物件。往往被本地人欺朦。其時豫王部下。有個參領官兒。偶一日在酒肆獨酌。吃到一味高湯清滷海參。甚是可口。那湯汁濃厚。都凝成塊。極便攜帶。那參領饜飶之後。想喚堂倌來。要買一份兒。以備回去下酒。但是又不曉得此味叫甚麼名兒。正在躊躇。恰好鄰座客人。也要這味佳殺。因喚堂倌道。儂夥計。再來個滷參。那參領聽了。便如莊稼老下飯館一般。給他個學吃學喝。於是也學那鄰客的語音。分咐下去。但是關東老的舌頭。是大而且勁的。一張嘴之下。那堂倌忽然撲哧一笑。因垂手道。您老要的這味菜。小店却沒得。您一定想吃這東西。俺可以向別處尋來。但是價錢却貴些。那參領一字字留神聽去。大概也略懂得堂倌語意。因怒道。你這廝好羅索。大爺有錢。那怕他貴。說着。油鉢似的大拳頭。便



搭起來。你想那時滿洲人的氣燄。那個不怕。當時嚇得堂倌陪笑不迭。如飛的尋到那東西。用油紙打了個長長的包兒。雙手呈上。那參領這才歡喜。便不管三七二十一。揣入懷中。一逕的欣然。趔回方一腳踏到內室。窗外。只聽得裏面杯筋亂響。女眷笑話。又聽得自己老婆勸客道。諸位姑姑姨姨的。且將就用些吧。這老板板的菜品。真是沒得新鮮可口的。又笑道。你瞧大格格。就這麼腼腆。這滑溜溜的大海參。你怎不得一條呢。卽聞衆女眷笑道。俺們誰吃誰夾吧。你大嫂可是沒得說。這長條條光滑滑的好物件。還說不可口兒哩。那參領盪入瞧時。只見坑桌上。酒香炙馥。正圍坐了許多女眷。在那裏大吃二。竭眼便望見自己的老婆。用筋兒挑了一樣海參。方才吞入半段。正搭拉的堵住了嘴。那參領見景生情。猛想起自己懷內的佳釀。因大笑道。傻婆子。你只管吵沒得新鮮可口物兒。却不道俺已得了來咧。但是這是稀罕物。咱們在座的。是每人一條。不可爭多論少。不過請你大家都嘗嘗俺這東西的滋味罷了。說着。從懷中取出紙包。抖手打開。這一來。不打緊。但見衆女眷。摔破瓢似的一聲笑。登時都緋紅了臉兒。慌得參領。趕忙抄起那東西。正要跑掉。却被他婆子劈

手奪去。拋向室外。早被個饞狗。嗚味一口。啣了去。咧。原來那紙包內。却是條挺大的。滷煮驢腎。便是那堂倌聽訛參領語音之故。從此那參領深感不諳本地語音之苦。便立意要從人學習。恰好朱異住處。便是那參領的近鄰。又正值朱異也要學些滿洲話。以爲趨時之具。原來那時的滿洲話。便如如今的洋話一般。時髦哩。當時朱異。經人舉荐。合那參領相見之下。居然投契。因爲朱異會蹙毬。彈琵琶。這兩件。都是那參領之所好。兩人互相過從。互相學話之下。不消說。兩家老婆。也自日益親熱。各不避忌。朱異的老婆。本有姿色。又搭着北京婦女。善於修飾。有時戲作滿洲裝束。便真似個嬌滴滴的。韃婆兒。那參領的老婆。雖年齒略長。但是却白胖得有趣。兩人有時立在一處。一個是嫵娜多姿。一個是豐容盛鬋。秋菊春蘭。倒也各極一時之秀。只過得個把月的光景。兩家兒。越走動越近。不但朱異參領。長日一處起膩。便是兩個老婆。也時常閨中諧笑。無所不至。那許氏。本是機伶婦人。見參領在豫王部下。大紅大紫。若巴結上這個關門路。不愁朱異沒得生發。因此每見參領到來。便特地扎括得花鵝鵞兒一般。又知參領酷愛摸人婦女小腳兒。便將一對金蓮。加意束襪。有時

穿起尖翹翹大紅南緞滿帮花的小鞋兒。引得個參領。眼歡似的。口涎直淌。但是許氏偏施展出擒縱手段。且待機會。一來因朱異還未服貼。二來恐怕參領的老婆發起醋意。事體弄僵。反爲不妙。又過得些日。忽見參領的老婆。每見朱異。却作出一副莊容正色。許氏本是精靈鬼似的人。有甚麼不瞧科。恰好這日就寢後。合朱異作起那件沒要緊的事兒。只見朱異。一面撫摩動宕。一面若有所思。少時。却笑道。人家都誇讚你身段秀小。再好沒有。但是那白胖女人。挨到身上。便如溫香暖玉一般。却也另有一番妙趣。許氏聽了。心中一動。暗笑之下。正要用話去餞朱異。那朱異却一陣逛逞。一面握了許多腳兒。又笑道。婦人無論胖瘦。惟有這腳。却不要像他們旗下婆一般。白亮亮像笨鴨似的。擱在那裏。也不好看相。許氏聽了。越法瞧科。因笑道。你既歡喜白胖女人。俺瞧那參領的老婆。就怪好的。他又常到咱家。等我看機會與你作成。你道好麼。朱異正色道。豈有此理。朋友妻。不可欺。罪過罪過。你怎說這話。當時許氏只有暗笑。既知朱異合參領的老婆。業已入港。料事體不致弄僵。這才敢放手作事。一日。時當暑月。朱異偶從友人處。夜飲回頭。一推自己的宅門。却已關牢。瞧瞧參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兵下江南。那參領却被派爲前軍都統。一時氣概好不闊綽。於是朱異便借老婆之力。居然以吏員隨營効力。到得江南後。經那參領與他叙上些軍功勞績。又向當地大吏跟前。一吹噓。那大吏見了豫王手下的紅人兒。正想巴結不迭。今既承囑託。自然是唯唯之下。狗顛似的與朱異挑選缺分。可巧一時沒得缺出。大吏恐都統不悅。便忍心害理的。楞將太湖廳廳官撤任。換了朱異。這日朱異正合許氏在寓閒坐。正值委署太湖廳的委札到來。朱異接過一瞧。登時倒抽一口涼氣。道：「哎呀！我的媽！可罷了我咧！說着。竟自呆在座上。許氏見了。不由大詫。正是：

裙帶功成。赫然委札。  
齷齪仕途。乃同戲耍。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逞女謁官銜加營務 鬧魚稅貪吏擺堂威

且說許氏見朱異見了委署太湖廳的委札。反倒一時呆了。因唾道。你這呆子。好生作怪。這太湖廳。也是江南屬一屬二的肥缺。幹他幾年。怕不腰包滿滿的。你如何倒愣怔起來。朱異苦着臉子道。你曉得什麼。那太湖地方。好不霸道。那所在的老哥們。動不動。便講械鬥。砸衙門。咱們果到那裏。說不定。連你都被人抬去。亦未可知。況且又有個沒影大的太湖。凡是各處亡命之徒。並滾了馬的強盜等人。都向太湖中去落脚。咱在南京。快活的慣慣的。爲甚向那裏找罪受呢。許氏恨道。你這窮骨頭。真沒有的。俺陪了多少小心。叫人家揉搓得麵劑似的好容易。給你巴結上這個肥缺。你倒嫌好道歹的。浪聲喪。你這麼辦吧。俺既與你擋了頭陣。也不爭再給你殺個二陣。到那裏。你瞧太太出馬。也未見得辦不了去哩。說着。賭氣子抓過委札。就要撕掉。慌的朱異。連忙攔住。沒口子說去去。許氏這才嗤的一笑。咧。却咬着牙兒。恨道。你也白想想。俺爲你的事。去巴結人。是甚麼光景。如今事纔到手。你倒（句）朱異聽了。連忙笑揖不迭。許氏道。你別只管聽那風聲雨聲。便嚇得你獃猴似的。民刁。不如官狠。

你到任後。先給他個下馬威。一下子鎮壓下來。那地方也就似綿花包咧。當時朱異聽了。不由登時氣壯。便一面赴憲衙謝委。一面準備轎馬。擇吉赴任。烏亂過幾日。行期將到。那各處薦來的幕賓僕人等。早已擠滿寓中。並往來賀喜人等。好不熱鬧。這時樂煞了許氏。便扎括得珠翠盈頭。清羅遍體。携了僕婦。喚了小轎。正要向那都統處去辭行。只見朱異。迷齊着笑眼。盪來上下打量了許氏兩眼。便笑道。你如今是當現任官太太的人了。須不要（句）說着挨過來。附耳數語。許氏笑唾道。不要胡說。你別覺着作了官。就脫掉龜皮。須知你這官的繫線兒。還在人家手中揸着。只可瞧人家的高興吧。說着。笑吟吟登輿而去。這裏朱異。又忙亂過一會子。也便出寓。向各處辭行。偏逢有友人拉飲。及至回頭。業已二鼓之後。一瞧許氏。還沒整回。於是一面脫却官衣。坐下歇息。一面暗想道。這光景。却是不妙。倘明天走馬上任。被人家留了太太。却是笑話。橫豎人家當勢當道。一面理罷了。譬如這會子。我要合他老婆再搞一下子。却是難了。怙愒間。疲倦上來。正在伏案朦朧。忽聞口脂散馥。耳邊有人嗤的一笑道。你倒會自在。俺替你跑了一日腿子。你倒先自盹歇咧。朱異抬頭瞧時。只見



許氏業已花朵兒一般。跔在面前。手中却拈着一件公文似的官封兒。朱異更不暇理會。便修的跔起。抱住許氏。先一手探入許氏袴中。然後方喜得跳了一跳。道。虧你虧你。這才像個官太太樣兒哩。氣得許氏一推朱異道。俺給你四面八方的去辦正經事。你倒這麼賊心爛肝花。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皆因你老鼠似的胆兒。俺特求人家。與你加了個營務處的官銜。如今公文在此。你且瞧吧。說着。由官封中抽出公文。那巡撫部院的紫花大印。早已耀入朱異眼中。原來那時地方有司。得掛這營務處官銜。端的十分威風。在地面上。捉住盜賊等。就可以自行處決。然後詳報許氏。因朱異懦弱。所以求那都統。由巡撫處。要了這件公文。不提當時朱異。瞧罷公文。歡喜異常。感情不盡之下。對了這位官太太。自然有一番鞠躬盡瘁的報效。且說次日裏。大家匆匆。即便起程赴任。行過兩日之程。堪堪將屆太湖廳的治所。那朱異猴在四人官轎內。只見前驅頭踏。夾着紅蓋飛揚。又有兩面太湖廳正堂的大旗。並兩面營務處的大旗。因風招展。朱異一時間。左顧右盼。不由心花大放。但是剎那間。又忽的攢起眉頭。暗想道。如今到任後。第一件要事。便是弄錢先彌補虧空。不要說自出京

以來。以至隨營當差。並在省候事的許多費用。先須料理。便是那都統跟前的謝儀點綴。也須先用一注好錢。雖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不難到任後從地面上刮削。但是也須大費心思。這只好抵任後。看事作事咧。正在沉吟之間。只見從對面來了一千人衆。却是本衙中吏役人等。來接新官。一齊就道旁聲喏如雷。朱異從輿中。略一領首。即便飛馳而過。不多早。已接近官廳。又有當地士紳數人。一色的衣冠齊楚。前來迓謁。朱異下輿。略爲周旋。正在官廳內。擺出十足官腔的當兒。只見後面軟輿如飛。忽的格瞪聲跼住。便見健僕下馬。一窩風似的圍向輿前。接着便聞許氏嬌叱數語。衆僕暴應如雷。唰喇一閃。早由人羣中。揪出個長大僕人。不容分說。鞭箠亂下。打過一頓。方由吏役等。將那僕人。一索拖走。原來那僕人。因溺急下馬。正在道旁小解。恰許氏值軟輿。擡過。不知被他張見甚麼稀罕物兒。所以登時怒責。並交付吏役看管。哩。不提許氏。一路風光。竟率了一班人衆。先入廳衙。並那朱異別過衆士紳。入衙接印後。一切繁文。且說次日裏。朱異盤查倉庫。接收文件。巡覽城垣。一切都畢後。即便接見紳商士人等。既然有施展下馬威的成見在胸。不消說是先擺出一副閻羅

面孔。偏那進見的一班人。都是些老好子脚色。朱異有所詢問。大家只有唯唯諾諾。這一來。朱異先自心頭一塊石落地。暗想道。果然渾家高見不差。真是凡事聽不得風言風語。看來這所在。沒有甚麼難治處。且待我慢展手段。先弄酬謝那都統的一注大錢。是正經哩。主意既定。即便端茶送客。從此朱異公然日事搜括。並且順手異常。只過得兩月光景。早已摸得數千金。將個許氏。樂得屁股都要笑。那朱異也越法心下坦然。正要放手大擄。那知碰的一頭。却碰在南牆上咧。原來那太湖中。漁業甚盛。單是漁戶。便占全湖之半。魚船千餘支。每日網魚。行銷各處。真是日進斗金。但是向來沒有漁捐漁稅。那前任的許多官府。也早就瞧着這注好錢。但因要擄這錢。其中大有爲難之處。大家只好饒得涎垂三尺。掃興而罷。不想朱異抵任未久。也想到發這大財。當時朱異主意既定。也不合幕客們商量。便興匆匆自家訂出稅例。一面命書吏寫貼告示。諭知各漁戶。照例納稅。一面就要派人去前去徵收。正烏亂得一天星斗。却有個老吏進見道。老爺。此事不可冒昧。依小人看來。此事辦不得。若辦得時。人家前任官們。早已辦咧。朱異詫異道。你這話。我曉得咧。你莫非怕衆漁戶聚衆。

抗捐。滋生事端麼。好在俺有營務處的勢力。那漁戶們。若不知死活抗捐時。先捉將爲首的來殺掉。自然事就辦下去咧。老吏笑道。小人倒不是慮的衆漁戶。皆因太湖中有一人。甚有聲望氣勢。不但衆漁戶。都服從那人。便是全太湖的人們。沒一個不敬服聽那人指揮的。如今老爺無端的要辦魚稅。小人竊恐那人暗中作梗。他只要不許衆漁戶繳納這稅。這件事。馬上便鬧僵。所以小人說老爺不可冒昧哩。朱異聽了。不由詫怒道。甚麼人。他便敢挾衆抗捐。只須先將他捉來。枷打示衆。先辦他個應得的罪名。此事自然好辦了。老吏笑道。老爺不可輕觀此人。此人敢作敢爲。全太湖中。他便是個頭兒腦兒。那前任官府們。所以不敢創辦魚稅。也就是因此人哩。朱異怒且笑道。那是前任官們懦弱。所以治下容此刁民。俺却怕他甚麼。於是向老吏問了那人姓名。只付之一笑。登時叱退老吏。反倒飛籤火票的。派了得力的公人等。逕入太湖徵收魚稅起來。那知去的急速來的快。只隔一日。公人等都空手回見。却呈上那人一封書信。氣得朱異顛着手拆開書函。只見箋上面濃墨淋漓。寫着兩行字道。

古者澤梁無禁。原以示網罟之利與民同之。今閣下無端徵收魚稅。病民而漁利。事焉可爲請收回成命。勉作好官。不然。某當爲太湖漁衆請命。刀鋸斧鉞。甘身受之。閣下亦無爲再問諸水濱矣。某頓首。

當時朱異瞧罷。只氣得雙脚亂跳。碎掉信箋。正要立刻傳話去拿那人之間。香風飄處。却從屏後轉出許氏。問知所以。也便氣得嫩臉通紅。但是略一沉吟。便笑道。此人如此倔強。莫非是個扎手的脚色。你何不稍待兩日。訪查明白。再與幕客們商酌。酌。再作區處呢。朱異道。整治一個糟老頭子。還用訪查商酌怎的。俺且叫他試試夾棍利害。原來朱異到任後。欲示威於人。便特製了兩具頭號夾棍。棍頭上。綵畫出飛廉惡獸形兒。便定名爲小飛廉大飛廉。每逢升堂。專有四名值管這刑具的。都是惡眉燥眼的長大隸人。一色的皂衣羽帽。腰束紅帶。站在堂下。端的賽如牛頭馬面哩。當時許氏笑道。既如此。咱須叫他知道利害。懲一警百以後。凡事就好辦咧。那麼你的營務處官銜。這時不施展。還待何時呢。不提朱異聽了。欣然會意之下。一面挑選健役。持了綠頭籤紅圈票。飛風似去傳那人。一面命左右。屆時擺足堂威。準備一切。

且說這時衙中衆幕客。大家知得朱異。要捉太湖中那人。好不下怙愾。但是因爲朱異偏信一位姓高的幕友。凡遇事都合他商量。大家妬嫉之下。便不來管朱異的閒賬。偏逢那高幕友。因事回家。沒在衙中。所以這時朱異。只管胡鬧。也沒人去勸阻他。當時朱異。氣吼吼的過得一日。次日巳牌時分。約摸着那人將到。便立命左右準備堂事。先就衙前掌號。衛兵齊集。一個個包頭戰裙。各抱長刀。雄赳赳。氣昂昂。雁翼排開。由儀門直接大堂。直鬧得殺氣騰騰。大堂前高蠡營務處的大旗。又有兩名高頭胖膀的僧子。頭戴虎紋頭帔。身穿紅衣。腰束革帶。各抱一口紅絨刀套的刑刀。兇睛一瞪。賽如鷄卵。大堂上吏役如林。肅然鵠立。掌刑的人。各提着藤條竹板。枷索赫然。堆在堂下。再望到堂階下。有一矮櫬。上鋪紅氈。氈上並列着。便是那大小飛廉的頭號夾棍。須臾排場旣畢。當有人去報知朱異。這一來。登時招得大堂前。人山人海。雖不敢喧譁。却免不得悄悄議論。有的暗歎朱異兇酷。有的便說朱異。是耗子啃貓口。簡直的是作死。正在萬頭攢動。大家爭望。只見有一持籤的健役。由儀門外飛步入報。便聞堂上一喊堂威。大家急忙瞧時。早見朱異。穿了簇新新全身公服。昂

然升座。朱異本生得長項長腿。尖嘴縮腮。疋白色面皮。通沒得甚麼威儀。但是這時却要吹鬚子瞪眼。橫作氣勢。正一拔腰板。手按驚堂木之間。便聞儀門外鐵索琅然。衆觀者忙望時。不由駭然。正是。

壯士試威。貪吏作氣。絕好排場。一番遊遊。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鄭逸梅著  
茶熟香溫錄  
顧明道編

吳門鄭逸梅先生。擅長短篇筆記小說。海上各雜誌類多見其佳作。蜚聲有年。這部茶熟香溫錄。是先生歷年心血之結晶品。內容都十萬餘言。筆記小說共二百十六篇。篇篇皆精心愜意之作。所記之事。雖近於遊戲三昧。然大半寓有警世的思想。可爲筆記小說中的奇著。加着漱六山房。張丹斧。許瘦蝶。金芳雄等諸先生。題簽。題詞。序文。錦上添花。益覺生色。全書洋裝一大厚冊。封面五彩銅版精印。裝訂考究。印刷明晰。愛讀名家著作者。當以并睹爲快。

原價洋五角特價三角 郵費加洋八分

### 第十三回

鄧伯通遊戲試官刑

朱廳官張皇驚手諭

且說衆觀者聽得鐵索琅然。忙望時。早見儀門外。趲進一班人衆。是前後四五個健役。簇擁了個七旬上下年紀的長者。便是太湖中那人。那老者八尺身裁。赤紅臉兒。生得劍眉虎目。精神炯炯。頰下一部長髯。因風飄拂。根根見肉。端的賽如銀條。這時却禿着頭兒。亮澄澄大腦門。狠透着精光。充滿身穿一件灰布袍。趲着鞋子。一面手弄頸索。一面向牽索的健隸笑道。老哥。快走一步。俟少時事畢。咱大家到東陽居。喝他一場子。我的請兒。難道叫你他老幾位。白搭一踮辛苦腿不成。大家見了。唵的一擠。却被在場的公人等喝住。正這當兒。那老者已滿面是笑。隨了健隸。直上大堂。於是堂上。又暴雷似一喊堂威。但聞朱巽亂拍驚堂木。並厲聲喝叱。偏那老者。琅琅的回了幾句話。接着便哈哈大笑。衆觀者苦於聽不清望不明。正在你推我擁的。都圍向堂前。便聞朱巽拍案大喝道。你這老猾。還了得麼。你竟敢挾衆抗捐。咆哮公堂。我老爺立時斫掉你腦袋。也是平常。今姑念你老悖昏憤。不知法度。我老爺且從輕發落。叫你曉得本廳的刑法利害。說着大喝道。左右且與我夾起這廝。堂上吏役正



在噉應如雷。這裏大家忙望時。便見那老者。大拄步隨衆下堂。却一面搔着秀頂。向值刑隸人笑道。我老漢這兩日。正苦腿風發作。走起路來。又酸又麻。便如腿肚子灌了醋似的。沒別的。有勞你衆位。少時套上夾棍。多使點勁頭兒。那個要只圖省力氣。弄的我不痛不痒。少時下堂。咱們再見。少說着。我也搯他二十四把。再搭上個半把的零頭哩。一句話。招得大家幾乎都笑。又在相視暗讚之間。便見那老者。四平八穩的伏臥於地。一伸腿子。道。喂。老哥爽快些。咱們是早完事早散。不含糊。東陽居的小意思。俺早就準備下咧。那值刑的隸人。忙從矮檯上。先取過小飛廉。抖手展開。便向老者腿上。安置停當。手拉緊繩。目視堂上之間。便見朱異。氣得瘟神一般。一面拍得堂木。拍拍山響。一面手兒一擺。那隸人喝一聲。左右價一緊繩兒。這一來。不打緊。但聞格吧一聲。閃得兩個隸人。幾乎跌倒。那朱異在公座上。直着眼兒。也便直立起來。一時間堂上下的人。正在神搖目駭。只見朱異大喝道。好老猾。莫非你會邪術不成。左右速換大飛廉伺候。就這聲中。大家瞧小飛廉時。已自折爲四段。於是大家急轉眼光。只見那大飛廉。亮瑩瑩。是棗木爲胎。外加油漆。足有茶杯口粗細。大家正替老

者捏一把汗。那老者却笑道。這是怎麼說呢。老漢腿風發作。倒壞了一副好夾棍。這次你們悠着些使勁頭兒。好對付老漢這兩條癱物腿。不然再壞掉一副。別的不打緊。咱們老父母慈惠爲懷。一時間叫他那裏尋夾棍去呀。大家聽了。方在且驚且笑。便見值刑隸如前的與老者套上夾棍。才一緊繩兒。那老者忽的腿抖身搖。直聲亂叫。這一來喜壞朱異。正要步下公座。親來監刑。但見那老者猛的一迸兩腿。接着便又是一聲響亮。那大飛廉一折四段。中有一段。甩躍得尺把高。正戳在一個值刑的頭上。（閒中著色。精彩百倍。）痛的他大嘴一裂之間。便見一人從煖閣後。如飛跑出。不容分說。將朱異拖入閣後。轉眼間。又跑出來。一面喝令堂上下公人各散。一面逕從地下。扶起那老者。連揖不迭。並且沒口陪笑道。得罪罪得。敝東今天酒醉。冲撞足下。且看小弟薄面。不要計較於他。若是小弟在衙時。敝東也不致如此鹵莽。這真是有眼不識太山了。說着。竟將老者扶入衙中。望得衆觀者。好不詫異。其中就有好事的。單要瞧個究竟。不多時。只聽衙中一陣傳呼送客。登時間中門大開。那老者竟從裏面笑吟吟搖擺出來。屁股後面還跟定朱異。千打躬萬作揖的恭送不迭。那老

者却頭也不回。恰好一眼瞟着兩個值刑人。便笑道。諸位走哇。老漢這便向東陽居恭候台駕。謝謝你這兩夾棍。治好俺這風寒腿哩。說罷哈哈大笑。雙目一張。神威凜然。嚇得朱異。方在目定口呆。那老者已自揚長而去。當時衆觀者。見朱異前倨後恭的樣兒。都莫明其故。後來衙中人傳出消息。原來扶老者入衙的那人。便是那位高幕友。因爲他方從家中轉來。恰值朱異升坐大堂。鬧得烏烟瘴氣。及至就人詢明朱異因魚稅之事。方與太湖中那人爲難。高幕友大驚之下。便先去拖入朱異。道東翁怎的如此胡鬧。這老者名震江南。是當今第一豪士。不但氣勢甚大。並且來去如風。暗中取人首級。只如探囊取物。便是豫王兵到江南時。那樣的誅鋤豪右。都不敢輕易撥撩於他。東翁無端的開罪於此人。却不是自討苦吃。於是一說老者姓名。只驚得朱異舌橋不下。便忙命高幕友邀入那老者。謝罪不迭。一面價收回徵取魚稅的諭示。不但抹了一鼻子灰。就此罷手。便連素日的下馬威。也就從此偃旗息鼓。原來朱異是個色厲內荏的人。既碰了硬釘子。便不敢胡鬧咧。但是每想起高幕友說那老者取人首級如探囊取物的話。還是悚然汗下。這也不在話下。說了半天。那老者

究係何人。料諸公都是明眼人。不待作者來點明。自然都曉得是鄧伯通了。且說朱異自被伯通挫折之後。到也狠聽教訓。便收起威風。只作他那奉行故事的官兒。太湖廳缺份肥饒。過得年把。官囊甚裕。沒事時。合許氏燕居自樂。倒也十分寫意。一日。正在內室閒坐。因那都統的壽辰在卽。兩口兒商量餽送金珠壽禮。許氏便笑道。俟他壽辰到時。俺也當親去祝壽才是。朱異聽了。只是嘻開嘴。瞧着許氏手拈的裙帶兒。半响不語。許氏覺得便笑唾道。你沒的沒正經。胡思亂想。俺因你在这裏提起鄧伯通來。便嚇得獃猴似的一個男人家。通沒胆兒。看了令人長氣。俺此去借着祝壽。想求人家給你調個缺分。你以爲又是（句）朱異笑道。又是甚麼。橫豎我也沒說甚麼。許氏一紅臉兒。道。啞正在嘻笑之間。忽微聞院中僕婦悄笑道。害邪的。難道你沒長脚子。俺偏不去替你傳話。休說王府中來人。便是王爺來。干我甚事。朱異向牕外瞅時。只見僕人高祿。正向院中一個僕婦。一面笑揖不迭。一面兩指交疊。向牕裏一弩嘴兒。朱異見了。料是有事。正要喊喚高祿。只見又一個僕人。氣急敗壞的跑來。沒好的一瞪高祿。道。你真罷了。這樣急促事兒。你怎還沒進去回話呢。說着跑入室。

朱異這裏方站起。那僕人便道：如今豫王府內來了兩個差官。說是緊要密事。現有王爺手諭。請老爺快去面談哩。朱異聽了。方在一怔。那許氏已滿面堆下笑來。道：這說不定。便是來報甚麼喜信兒。王府差官。是不可怠慢的。不提朱異唯唯之下。忙隨那僕人。逕向客室。且說許氏這裏。一面靜聽佳音。一面檢點出許多新奇壽禮。都用紅紙紅絨繩兒。扎裹停當。又因去祝壽。特作了一雙鑲珠刻繡的鳳頭小鞋兒。便坐在榻上。穿試大小。正手握蓮鉤。一面約抹。一面低鬟微笑。若有所思。只見朱異。滲白的面孔。喘吁吁跑入。手裏拾着一件信。顛顛抖抖的。置在榻頭。隨手奪過自己的新鞋兒。一拋。道：傻婆子。虧你還有心有腸的。扎括脚兒。咱這就回家抱娃子去咧。還弄這沒要緊作甚。許氏見了。也自怔住。以爲是有甚麼撒任的消息。因唾道：你便是撒任。也沒甚麼大不了的。事體。還值得這副猴形兒。朱異道：若是撒任。倒好辦咧。你瞧王爺這手諭。不是分明要我的命麼。你想太湖何地。鄧伯通何人。嚮他要一班刺客。又是何事。我與其喪命湖中。還不如回家去。死在坑頭上。還落個個全尸整骨哩。許氏見他說得苦惱。又兇實。也顧不得去穿鞋兒。便光着脚。跳下榻。忙取那信件中。

